

文 學 叢 刊

邂 逅 集

汪 會 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近 遊

棋 會 汪

有版權

# 邂逅集

汪會祺作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藝叢刊

第木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艾蕪	長篇	切夢刀	李健吾	散文
苦旱	林蒲	中篇	生之勝利	方敬	散文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短篇	碑下隨筆	繆崇羣	散文
邂逅集	汪會祺	短篇	避音	一文	散文
遠近	阿湛	短篇	短簡	巴金	書信
生存	靳以	短篇	大團圓	黃宗江	戲劇
秋葉集	海岑	散文	詩集	鄭敏	詩歌
金色的翅勝	單復	散文	盈盈集	陳敬容	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 目錄

復仇……………一

老魯……………一九

藝術家……………四八

戴車匠……………六五

落魄……………八四

囚犯……………一〇六

雞鴨名家……………一二〇

邂逅……………一六三

## 復仇

「復仇者不折鑊干」

——莊子。

一枝素燭，半罐野蜂蜜。他眼睛現在看不見蜜，蜜在罐裏，罐子在桌上，他坐在榻子上。但他充滿感覺，濃，稠。他嗓子裏並不泛出酸味，他胃口很好。他常有好胃口，他一生沒有嘔吐過幾次。說一生，他心裏一盤算，一生該是多少呀，我這是一生了麼？沒有關係，這是個很普通的口頭語。就像那和尚吧，——和尚是常常喫蜂蜜？他的眼睛瞎了瞎，因為燭火跳，跳着一大堆影子。他笑了一下：蜂蜜跟和尚連在一起，他心裏有了一個稱呼，「蜂蜜和尚」。這也難怪，蜂蜜，和尚，後面隱了『一生』兩個字。然而他搖

了搖頭，這不行的，和尚是甚麼和尚都行，真不該是蜂蜜和尚。明天我辭行時真的叫他一聲，他該怎麼樣？和尚倒有個稱呼了，我呢？他稱呼我甚麼客人，該不『是寶劍客人』吧。（他看見和尚看見他的劍！）這蜂蜜——他想起來的時候似乎聽見蜜蜂叫。是的，有蜜蜂叫。而且不少。（叫得一個山都浮動起來。）殘餘的聲音在他耳朵裏。（我這是怎麼回事，這和尚我真的叫他一聲倒好玩，我簡直成了個孩子。這真的是不相干。這在人一生中有甚麼意義！而從這裏我開始找今天晚上，而明天又從這裏連下去。人生真是說不清。）……他忽然覺得這是秋天，從蜜蜂的聲音裏。從聲音裏如此微妙的他感到一身輕爽。這可一點沒有錯，普天下此刻寫滿一個『秋』。他想哪裏開了一大片山花，和尚去摘花，在那麼一片花前面，和尚實在是好看極了。殿上鉢裏有花，開得好，像是從鉢裏升起一蓬霧，那麼冉冉的。猛一下子他非常喜歡那和尚。

和尚出去了，一禱首，隨便而有情，教人舒服。和尚呀，你是行了無數次禮而無損於你的自然，是自然的行了這此禮？和尚放下蠟燭，說了幾句話，不外是廟裏沒有甚麼，山高，風大氣候涼，早早安息。和尚不說，他也聽見。和尚說了，他可沒有聽。他看着和尚，和尚招他愛。他起來一下，和尚的衣袖飄了飄。這像甚麼，一隻純黑的大蝴蝶？不，不像，這實在甚麼也不像，只是和尚，我記得你飄一飄袖子的樣子。——這蠟燭儘是跳。

此刻他心裏畫不出一個和尚。他是想和尚若不把腦袋剃光，他該有一頭多好的白頭髮。一頭亮亮的白髮閃了一下。和尚的頭是光光的而露得出他的髮的白。

白髮的和尚呵，

他是想起他的白了髮的母親。

山間的夜來得快！這一下子多靜。真是日入羣動息。剛才他不就覺得一

片異樣的安定了，可是比起來這又迥然是一個樣子。他走進那個村子，小蒙舍裏有孩子讀書，馬有鈴鐺，連枷敲，小路上新牛糞發散熱氣，白雲從草梁上移過去，梳辮子的小姑娘穿銀紅褂子。一切描寫着靜的，這一會全代表一種動。他甚至想他可以作一個貨郎來添一點聲音的，在這一會可不能來萬山間潑朗朗搖他的小鼓。

貨郎的潑朗鼓搖在小石橋前，那是他的家。

這教他知道剛才他是想了他的母親。而投在他母親的線條裏著了色的忽然又是他妹妹。他真願意有那麼一個妹妹，像他在這山村裏見到的，穿銀紅褂子，乾乾淨淨，在門前井邊打水。青石井欄，井邊一架小紅花。她想摘一朵，一聽到母親紡車聲音，覺得該回家了，不早了。『我明天一早來摘你，你在那裏，我記得。』他也可以指引人上山，說：『山上有個廟，廟裏和尚好，會讓你歇腳。』旅行人於是一看山，覺得還不高。小姑娘旅行人都走



「小姑娘提水，旅行人揹包袱。賸下口井。他們走了半天，井欄上餘滴還丁了東東落回井裏。村邊大烏柏樹顯得黑黑的，清清楚楚，夜開始向牠合過來。磨麥子的騾子下了套，呼呼的石碾子停止在一點上。」

想起他妹妹時他母親是一頭烏青的頭髮。摘一朵花給母親戴該是他多願意的事。可是他沒有見過母親戴一朵花。就這朵不戴的花決定他一個命運。

「母親呀，多少年來我叫你這一聲。」

我沒有看見你的老。」

於是他母親是一個年青的眉眼而戴着一頭白髮。多少年來這頭白髮在心裏亮。他真願意有那麼一個妹妹。

可是他沒有妹妹，他沒有！

他在兩幅相似的風景裏作了不同的人。『風景不殊』，他改變風景多少？他在畫裏，又不在。他現在是在山上；在許多山裏的一座的一個小廟

裏，許多廟裏的一個的小小禪房裏。

世上山很多，廟太少。他想得很嚴肅。

這些日子來，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點，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來越高，越來越擠得緊。路，越來越細，越來越單調。他彷彿看到他自己一個小小的人，向前傾側着身體。一步一步，在蒼青赭赤間的一條微微的白道上走，低頭，又抬頭：看一看天，又看一看路；路，畫過去，畫過去；雲過來，他在影子裏；雲過去，他亮了；蒲公英的絮子沾在他衣服上，他帶牠們到更高的遠處去；一開眼，只一隻鳥橫掠過視野；鳥越來越少，到後來就只有鷹；山把所有變化都留在身上，於是顯得是亙古不變的。可是他不想回頭。他看前面，前面甚麼也沒有，他將要經過那裏。他想山呀，你們越來越快，我可是一勁兒那麼一個速度走。可是有時候他有點發愁，及至他走進那個村子，抬頭一望，他打算明天應該折回去了。這是一條

線的最後一點，這些山作成一個盡頭。

他闔眼了一會，他幾乎睡着了，幾乎做了一個夢。青苔的氣味，乾草的氣味，風化的石頭在他身下酥裂，發出聲音，且發出氣味，小草的葉子悉率彈了一下，一個蚱蜢蹦出去。很遠的地方飄來一隻鳥毛，近了近了，爲一根枸杞截住，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一塊小卵石從山頂上滾下去，滾下去，更下去，落在山下深潭裏。從極低的地方，一聲牛鳴，反芻的聲音，（牠的下巴動，淡紅的舌頭，）升上來，爲一陣風捲走。蟲蛙着老棟樹，一片葉子嘗到苦味，牠打了個寒噤。一個松球裂開了，寒氣伸入鱗瓣。魚呀，活在多高的水裏，你還是不睡？再見，青苔的陰濕；再見，乾草的鬆暖；再見，你攔在胛骨下，抵出一塊酸的石頭；老和尚敲着磬，現在旅行人要睡了，放鬆他的眉頭，散開嘴邊的紋，解開臉上的結，讓肩頭平攤，腿脚休息。

燭火甚麼時候滅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無邊的夜的中心，如一枚果仁，老和尚敲着磬。

水上的夢是漂浮的，山頂的夢掙扎着飛出山去。

他夢見他對着一面壁直的黑暗，他自己也變細，變細，變長變長，可是黑暗無窮的高，看也看不盡的高呀！他轉一個方向，仍是一樣；再轉，一樣再轉，一樣，一樣，一樣，一樣是壁直而平，黑暗。轉，轉，轉，他挫了下來，像一根長線落在地上。『你稍爲圓一點軟一點。』於是，黑暗成了一朵蓮花，他在一層一層的瓣子裏，他多小呀，他找不到自己，他貼着黑的蓮花的裏壁周遊了一次，丁，不時蓮花上一顆星，淡綠如磷光，旋起旋滅，餘光蕩蕩，歸於寂無。丁，又一聲。

他醒來。和尚在做晚課。蠟燭煙噴着細沫，蜜的香味如在花裏時一樣。

這半罐的蜜採自多少朵花！

和尚做晚課，一聲一聲敲他的磬。他追隨，又等待，看看到底隔多久敲一次。漸漸的，和尚那裏敲一聲，他也心裏敲一聲，自然應節，不緊不慢。『此時我若有磬，我也是一個和尚。』一盞即將熄滅，永不熄滅的燈，冉冉的鉢裏的花。一炷香，香烟裊裊，漸漸散失，可是香氣却透入一切，無往不在。他很想去看看和尚。

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

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客人，你也許還不疲倦？

客人的手輕輕的觸着他的劍。這口劍在他整天握着時他總覺得有一分生疎，他愈想免除生疎就愈覺得其不可能；而到他像是忘了牠，才知道是如何之親切。哪一天他箴的一下拔出來，好了，一切就有了交待。劍呀，不是你屬於我，我其實是你的。和尚你敲磬，誰也不能把你的磬聲收集起來吧。於是客人枕手而眠，而他的眼睛張着。和尚，你的禪房本不是睡覺的。我算

是在這裏過了我的一夜，我過了各種各色的夜，我把這一夜算在裏面還是外頭？好了，太陽一出，就是白天，都等到有一天再說吧。到明天我要走。

大陽曬着港口，把鹽味敷到塢邊楊樹葉片上。

海是綠的，腥的，

一隻不知名大果子，有頭臚大，腐爛，巴掌大黑斑上攢滿蒼蠅。

貝殼在沙裏逐漸變成石灰。

白沫上飛旋一隻鳥，僅僅一隻。大陽落下去，

黃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額頭上，塗了一半金。

多少人向三角洲尖上逼，又轉身，散開去。生命如同：

一車子蛋，一個一個打破，倒出來，擊碎了，

擊碎又凝合。人看遠處如烟，

自在烟裏，看帆蓬遠去。

來了一船瓜，一船顏色和慾望。

一船是石頭，比賽着稜角。也許

一船鳥，一船百百花。

深巷賣杏花。有駱駝，

駱駝的鈴聲在柳烟中搖。鴨子叫，一隻通紅的蜻蜓。

慘綠的霜上的鬼火，

一城燈。晦客人！

客人，這只是一夜。

你的餓，你的渴，餓後的飽餐，渴中得飲，一天疲倦和疲倦的消除，各種床，各種方言，各種疾病，勝於記得，你一一把牠們忘却。你知道沒有失望，也沒有希望，就該是甚麼臨到你了。你經過了哪裏，將來到哪裏，是

的，山是高的。一個小小的人，向前傾側着身體，一步一步，在蒼青赭赤之間的一條微微的白道上走，你爲自己感動不？

「我知道我並不想在這裏出家！」

他爲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隨後，像瞞着自己他想了一想佛殿。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個，蒲團是兩個。蒲團，誰在你上面拜過？這和尚，總像不是一個人。他拜一拜，像有一個人隨着一起拜。翻開經卷，像有人同時翻開另一卷。而他現在所住這間禪房，分明本不是和尚住的。

這間屋，他一進來就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牆非常非常的白，非常非常的平，一切方面且直，嚴厲逼人。（卽此證明並非是老和尚的。）而在方與直之中有一件東西就顯得非常非常的圓。不可移動，不能更改，白的嵌着黑的，白與黑之間劃得分明。那是一頂大極了大極了的笠子。笠子本來不是這顏色，發黃，轉褐，加深，最後乃是黑的。頂尖是一個寶塔形銅頂子，顏



色也黑了，一兩處鏽出綠花。這笠子如今掛在這裏，讓旅行人覺得不舒服。拔出劍，他出門去。

他舞他的劍。

他是舞他自己，他的愛和他的恨，最高的興奮，最大的快樂，最洶湧的憤怒，他沉酣於他的舞弄。

把劍收住，他一驚，有人呼吸。

『是我。舞得好劍。』

是和尙，他真是一驚，和尙站得好近，我差點沒殺了他。

他一身都是力量，一直到指尖，一半驕傲，一半反抗，他大聲說出：

『我要走遍所有的路。』

他看看和尙，和尙的眼睛好亮，看他眼睛有沒有譏刺，和尙如果激怒他，他會殺了和尙！和尙好像並不為他的話，他的聲音：所撼動。平平靜

靜，清朗的說：

「很好。有人還要從沒有路的地方走過去。」

萬山百靜之中有一種聲音，丁丁的，堅決的，從容的，從一個深深的地方迸出來。

這旅行人，他是個遺腹子。

他母親懷着他時，他父親教仇人殺了，抬回家來，只賸得一個氣。說出仇人的名字，就死了。母親解出他手裏的劍。仇人的名字則經她用針刺在兒子手臂上，又塗了藍。那口劍，在他手裏。他到處找，按手臂上名字找那個人，爲父親報仇。

不過他一生中沒有叫過一聲父親。

真的，有一天他找到那個仇人，他只有一劍把他殺了，他沒有話跟他說。他怕自己說不出話來。

有時候他更願意自己被那個仇人殺了。

父親與仇人，他一樣想像不出是甚麼樣子。小時候有人說他像父親。現在他連自己樣子都不大清楚。

有時他對仇人很有好感，雖然他一點不認識他。

殺了那個人他幹甚麼？

既然仇人的名字幾乎代替他自己的名字，他可不是借了那個名字而存在的？仇人死了呢？

「我必是要報仇的！」

「我跟你的距離一天天近了。」

「我如果碰到，一看，我就知道是你。」

「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這一生是找你的了。」

他爲他這末一句的聲音掉了淚，爲他的悲哀而悲哀了。

第二天，一天亮，他跑近一個絕壁。這真是一個盡頭，迴身來，他才看見天。蒼碧嶙峋，不可抗拒的力量壓下來。他呼吸細而急，太陽穴跳動，臉色發青，兩股貼緊，汗出如漿。劍在他背上，很重。而在絕壁的裏面，像是從地心裏，發出丁丁的聲音，堅決而從容。

他走進絕壁。好黑，半天，他甚麼也看不見。退出來？他像是浸在水裏。而他的眼睛漸漸能看見前面一兩尺地方，他站了一會，穩住自己。丁，一聲，一個火花，赤紅的。丁，又一個。風從洞口吹進來，吹在他背上。面前飄過來冷氣，不可形容的陰森。嘔了一口唾液，他走進去。他聽見自己蹬足音，這個聲音鼓勵他，教他不踉蹌，有樣子。裏面越走越窄，他得弓着身子。他直視前面，一個一個火花爆出來。好了，到了盡頭。到盡頭，是一堆長頭髮，一個人，匍匐，一手鑿子。一手鎚頭，正開鑿膝前的方寸。像是沒有聽見人來，他不回頭。漸漸的，他向上開鑿，他的手舉起，舉起，旅行

人看見兩隻僧衣的袖子，他披及腰下的長髮搖動一下。他舉起，舉起，旅行人看見那一雙手，奇瘦，露骨，全是筋。旅行人向後退一步。和尚把頭迴過來一下。只一雙眼睛，從紛披的長髮後面閃出來。旅行人木然。舉起舉起，火花，火花，再來一個，火花！他差點沒暈過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是三個字，針刺的，塗藍的，是他父親的名字。一時，他甚麼也不見，只那三個字。一筆一劃，他在心裏描了那三個字。丁，一個火花，字一跳動。時間從洞外飛逝，一卷白雲從洞口掠過。他簡直忘記自己背上的劍了，或則是他自己整個消失就賸得這口劍。他縮小縮小，至於沒有。然後又回來，回來，好了，他的臉色由青轉紅，他自己充滿於軀體，劍！他拔劍在手。

從容的，堅決的，丁丁的聲音；火花，紫赤晶明。

忽然他相信他母親一定已經死了。

鏗的一聲，

他的劍落回鞘裏。第一朵鏞。

他看了看自己脚下，脚下是新鑿的痕跡。而在他脚前，另一付鎚鑿擺着。他俯身，拾起來。和尚稍爲往旁邊挪過一點。

兩滴眼淚閃在廟裏白髮的和尚的眼睛裏。

有一天，兩付鑿子會同時鑿在空裏。第一線由另一面射進來的光。

## 老魯

去年夏天我們過的那一段日子實在是好玩。我想起甚麼恰當的詞兒，只有說牠好玩。學校裏四個月發不出薪水，飯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吃。校長天天在外頭跑，想法挪借。起先回來都還說哪兒能弄多少，甚麼時候可以發一點錢。不知說了多少次，總未實現。有人於是說，他不說哪一天有，倒還有點希望，一說哪天有，那天準沒有。大家頗不高興，不免發牢騷，出怨言。然而生氣的是他說謊，至於發不發薪水本身倒還其次。事實上我們已經窮到極限，再窮下去也不過如此，薪水發下來原無濟於事，最多可以進城吃一頓。這個情形沒有在內地，尤其是昆明，尤其是我們那個中學教過書的人，大概沒法明白。好容易學校挨到暑假，沒有中途關門。可是一到暑假，我們

的日子就更特別了。錢，不用說，毫無指望。我們已好像把這件事忘了。校長能做到的事是給我們零零碎碎的弄一餐兩餐米，買三二十斤柴。有時弄不到，就只有斷炊。菜呢，對不起，校長實在想不到法。可我們不能吃白齋呀，嗨，有了，有人在學校荒草之間發現了很多野生莧菜。這個菜雲南人管叫小米菜，不大喫，大都摘來餵豬，或在胡蘿蔔田堆錦積綉的叢綠之中留一兩棵，到深秋時，夕陽光中晶晶的紅，看着好玩。學校裏的莧菜多肥大而嫩，自己去摘，半天可得一大口袋。借一二百元買點油，多加大蒜，炒牠一鍋，連鍋子掇上桌，味道實在極好。能賒得到，有時還賒半斤本鄉土製，未經濾漚的酒來，就上碗裏輪流大口大口的喝！小米菜漸漸被我們幾個人吃光了，有人又認出一種野菜，說也可以吃的。這種菜，或不如說這種草更恰當些，枝葉深綠色，葉如貓耳大小而有缺刻，有小毛如粉，放在舌頭上拉拉的。這玩意兒北方也有，叫做「灰藎菜」，也有叫訛了成「回回菜」的，按卽莊子



「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之藿也。若是裹了麵，和以蔥汁蒜泥，蒸了吃，也怪好吃的。可是我們買不起麵粉，只有少施油鹽如炒莧菜辦法炒了吃吧。味道比起莧菜，可是差遠了。另外還有一種菜，獨莖直生，周附柳葉狀而較軟熟的葉子，如一根脫毛的雞毛撻帚，在人家牆角陰濕處皆可看見的，也能吃，不知怎麼似乎沒有嘗試過。大概灰藿菜還足夠我們吃的。學校在觀音寺，是一荒村，也沒有甚麼地方可去。我們眠起居食，皆無定時。一早起來，各在屋裏看看書，到山上田裏走走，看看時間差不多，就招呼去『採薇』了。下午常在門外一家可以欠賬的小茶棚中喝茶，看遠山近草，看行人車馬，看一陣風捲起大股黃土，映在太陽光中如輕霞薄綺，看黃土後面藍得（真是）欲流下來的天空。到太陽一偏西，例當再去想法晚飯菜了。晚上無燈，——交不出電燈費教電燈公司把線給鉸了，集資買一根土蠟燭，會在一個人屋裏，在凌亂的衣物書籍之間各自躺下坐好，天南地北的亂撩一氣。或憶述

故鄉風物，或臧否同學教授，清嫵幽俏，百說不厭；有時談及人生大事，析情講理，亦頗嚴肅認真；至說到對於現實政治社會，各人主持不同，帶骨有刺的話也有的，然而好像沒有尖銳得真打起架來過。

阿呀，題目是「老魯」，我一開頭就哩哩拉拉帶上了這麼些閒話做甚麼？我原想記一記老魯是甚麼時候來的，遂情不自禁的說了許多那時候的碎事。我還沒有說得盡興，但只得噤住了。再說多了，不但喧賓奪主，文章不成格局，（現在勢必如此，已經如此；）且亦是不知趣了。

但這些事與老魯實在有些關係。前已說過老魯是那時候來的。學校弄成那樣子。大家紛紛求去。真爲校長担心，下學期不但請不到教員，卽工役校警亦將無人敢來。而老魯偏在這時會來了。沒事在空落落的學校各處走走，有一天，似乎着見校警們所住房間熱鬧起來。看看，似乎多了兩個人。想，大概是哪個來了從前隊伍上的朋友了。（學校校警多是退伍的兵）。到吃晚

飯時常聽到那邊有歡聲。這個歡聲一聽即知道是燒酒翻攪出來的。噉，這些校警有辦法，還招待得起朋友阿？要不，是朋友自己花錢請客，翻作主人？走過門前，有人說『汪老師，來喝一杯』，我只說『你們喝，你們喝』，就過去了。是哪幾個人也沒看清。再過幾天，我們在挑野菜時看見一個光頭瘦長個子穿草綠色軍服的人也在那兒低了頭搯那種灰藿菜的嫩頭。走過去，他歪了頭似笑非笑的笑了一下。這是一種世故，也不失其淳樸。這個『校警的朋友』有五十了，額上一縷眉有細而密的皺紋。看他摘菜，極其內行。既迅速且『確實』。我們之中至今有一個還弄不大清楚，摘莧菜摘了些野菜荊菜子，摘灰藿菜則更不知道是甚麼麻啦蘊啦的，都來了，總要別人更給鑑定一番。有時揀不勝揀，覺得麻煩，則不管三七二十一，花啦一齊倒下鍋。這麼在摘菜時每天都見面，即心儀神往起來，有點熟了。他就給我們指點指點，那些菜或草吃不得。照他說，簡直可吃的太多了！他打着一嘴山東話，言語

顯有神情趣味。

後來不但是蔬菜，即葷菜亦能隨地找得到了。這大概可以說是老魯發明的。——說發明，不對，該說甚麼呢？在我看，那簡直就是發明：是一種甲蟲，形狀略似金龜子，略長，微扁，有一粒蠶豆大，村子裏人即管牠叫蠶豆蟲或豆壳蟲。這東西自首夏至秋初從土裏鑽出來，黃昏時候，漫天飛，地下留下一個一個小圓洞。飛時鼓翅作聲，聲如黃蜂而微細，如蜜蜂而稍粗。走出門散步，滿耳是這種營營的單調而溫和的音樂。牠們這樣營營的忙碌的飛，是擇配。這東西一出土即迫切的去完成牠生物的義務。到一找到對象，俱就便在籬落枝頭息下。或前或後于交合的是吃，極其起勁的吃。所吃的東西却只有柏葉一種。也許牠並不太挑嘴，不過至少最喜歡吃柏葉是可斷信的。學校後旁小山上一片柏林，向晚時無千帶萬。單就這點說，這東西是頗高雅的，有如吃果子狸或松雞。老魯上山挑水，回來說是這種蟲子可吃。當晚他就

捉了好多。這不費事，帶個可以封蓋東西，或瓶或罐，走到那裏，隨便一擗即可有三五七八個不等，牠們毫不知逃避。老魯笑嘻嘻的拿回來，掐了頭，撕去甲翅，就練得如同祖母她們擠蝦仁一樣。下鍋用油一爆，（他說還有幾種做法）洒上重重的花椒鹽，搭起酒來了。『老師，請兩個嘛！』有大胆的真嘗了兩個，說是不錯。我們都是『有毛的不吃揮子，有腿的不吃板凳』的，經閉口咧嘴的嘗了一個之後，『唔！好吃。』於是桌上多了一樣菜，而外邊小舖裏的酒賬就日漸其多起來了。這酒賬直至下學期快開學時才由校長弄了一筆錢一總代付了的！豆壳蟲味道略如清水米蝦。可是我若有蝦吃決不吃牠。以後我大概即沒有蝦吃時也不會有吃這玩意的時候了。老魯呢，則不可知了。不論會吃或不會吃，他想都當因之而念及觀音寺那個地方的吧。

不久，老魯即由一個姓劉的舊校警領着見了校長，在校警隊補了個名字。校長說，餉是一兩月內發不出的哩。老劉自然早知道，說不要緊的，他只

想清清靜靜住下，在隊伍上走久了，不想幹了，能吃一口就像這樣飯就行。（他說到『這樣的飯』時在場人都笑了一下。）他姓魯，叫魯庭勝，（究竟該怎麼寫，不知道，他有個領餉用的小木頭圖章，上頭是這三個字）。我們都叫他老魯，只有總務主任叫他姓名。濟南府人氏。何縣，不詳。和他一起來的一個，也『補上』了，姓吳，河北人。

學校之有校警，本是因為地方荒僻，弄幾枝槍，找倆人背上，壯壯胆子的意思。年長日久，一向又沒發生過甚麼事情，這個隊近於有名無實了，上班時他們抱着根老捷克式，坐在門口長凳上曬太陽，或看學生打球。事閒了則朵朵來米西的走來走去，嘴裏咬了根狗尾巴草，與賣花生的老頭搭訕，幫趕車的小孩釘蹄鐵。日子過得極其從容。有些耐不住的，多說聲『沒意思』就走了。學校也覺得這麼兩枝老槍還是收起來吧，就一併擱在校長宿舍靠在牆角上鏽生灰去了。有時忽然有誰端出來對準一隻貓頭鷹描了半天，當！的

一聲却打在一棵老栗樹葉子最多的地方。校警呢，則留下來的兩三個全屈才做了工友本來做的事了。留下來的大都是愛這裡的生活方式的，做點雜事倒無所謂。你別說，有一件制服在身，多少有點羈束，現在能愛怎麼穿，就添了一分自在。可是他們要是太愛那種生活方式，我們就有點不大方便。你要喝水，（做教員的水多重要！）挑水的正在軟草淺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雲呢。沒辦法，這個學校上上下下全透着一種頗濃的老莊氣味。自從老吳和老魯來了，氣象才不同起來。

老吳留長髮，向後梳，頂上禿了一塊，看起來腦門子很高。高眉直鼻，瘦長身材，微微駝背。走路步子碎，稍急點就像跑了。這樣的人讓他穿件乾乾淨淨藍布大衫比穿軍服合適得多。學校裏教書的多說國語，他那一口北京話，恁啦恁啦的就中意。他還頗識字，能讀書報。甫來工作不久，有發憤做人之意，在自己牀前貼了一副短聯：

煙酒不戒哉

不可爲人也

戒自然戒不了的，而且何必。老吳不比老魯小多少，也望五十了，而有此志氣。或有立志之興趣，這在我們看起來，是難得的，而且不知怎麼的有點教人難過。哎，又要說不相干的話了，我說了這回事是證明他能寫字耳。他管的事是進城送信送文書，在家時則有甚麼做甚麼。他不讓日已閒，那裏地不平，找把鏟子弄平了；誰窗上皮紙破了，他給糊，而且出主意用清油抹一抹；地下一根草，一片紙屑，他見了，必要拾去；整天看見他在院子裏不慌不忙而快快的走來走去。且腦子清楚，態度殷勤，我們每進城與熟人談天，常提起新來了一個工友，『精彩！』有一天，須派人到一個甚麼機關裏交涉一宗事情，誰也不願意去，有人說，讓老吳去！校長把自己的一套舊西服取



下來，說，『行！』真的老吳換了那身咖啡色西服，梳梳頭，拿了張片子就去了。回來，結果自然滿好，比我們哪個去都好。

一快放暑假時，大家說，完了，準備瘦吧。不是別的，每年春末之後，差不多全校要瀉一次肚。在瀉肚時大家眼睛必又一起通紅發癢。是水的關係。這村子叫『觀音寺』，可是這一帶總屬於『黃土坡』。昆明春天不下雨，是風季，或稱乾季，灰沙大得不得了，黃土坡尤其厲害。我們穿的衣服，在家裏看看還過得去，一進城馬上覺得髒得一塌胡塗。你即使新換了衣服進城也沒用，人家一看就知道從哪里來的：我們的頭髮總是黃的！學校附近沒有河，也沒人家有井，食用的水大概是從兩處挑來，一個是前面田地裏一口塘，一是後面山頂上的一個『龍潭』。龍潭，昆明人叫泉叫龍潭。那也是一口塘，想是底下有水冒上來，故終年盈滿，水清可鑑。若能往山上挑龍潭裏水來吃用，自是好的。但我們平日不論飲用炊煮嗽口洗面的水都是田地裏的塘水。

向學校抗議呀，是的，找事務主任！可是主任說，『我是管事務的，我也是×××呀』！這就是說他也是個人，不只是除事務之外就甚麼也沒有了的，他也有不耐煩的時候。跟工友三番二次說，『上山挑』！沒用。說一次，挑兩天。你不能每次跟着他去。而且，實在的，上山又遠，路又不好走。也難怪，我們有時去散散步，來回一趟還怪累的。再加上山上風景不錯，可是冷清得很，一個人挑個水桶，斤共斤共，有甚麼意思？田裏至少有兩個娘們鋤地插秧，漂衣洗菜，熱鬧得多。大家呢，不到眼紅瀉肚時也不記起來，等記起來則已經紅都紅了，瀉也瀉了。到時候六味地黃丸或者是蘇發甚麼東西每人一包，要了一杯（還是塘裏來的）水，相對吞食起來。這塘水倒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契合，一種盟約。老魯來了，從此我們肚子不大瀉。眼睛是也紅的，因為天乾，吃得太壞，角膜炎，與水無關。胖自然也沒胖起來。老魯挑水都上山。也沒有哪個告訴他肚子眼睛的事，他往兩處看了看，說底下那個

水「要不一」。這全校三百多人連吃帶用的水挑起來也夠瞧的。老碧一摸糊亮就起來，來來回回不停的挑。有時來不及，則一担四桶，前兩桶後兩桶。水挑回來，還得劈柴。然後一個人關在茶爐間裏燒。自此我們之中竟有人買了茶葉，頗講究起來了。因為水實在太方便，一天來送好些回。

有人就窮過癮了：昆明氣候好，秋來無一點蕭瑟嚴厲感覺，只稍為嘗出百物似乎較為老熟深沉，（仍保留許多青春，不缺天真。）早晚嵐霧重些，半夜讀書寫字時須多加一件衣裳。白天太陽照着，溫暖平和，全像一個稍為刪改過一番的春天。波斯菊依然未開盡，花小了些，綺麗如舊。美人蕉結了不少仔，而遠看猩紅一片，連仔兒也如花開。課餘飯後在屋前小草坪上，各人搬張椅子，又擦開了。飯能像一頓飯那樣的開出，有一件絨線衫在箱子裏，還容許我們對未來做一點夢。我聽過不止一個人說起過：一太平了，有個家，啊，要好好佈置安排一下。讓老吳住在前院，管看門，管灑掃應對，

出去時留下話，誰來找讓他在客廳裏等等，漆盒子裏有鐵觀音，香煙在書桌左邊抽屜裏。老魯呢，則住在後頭小園子裏最合適。當真再往下想：老吳要稍爲嫻一點才好，他得完全依他本性來，儘可借故到天橋落子館坐坐，有事推給別人做。現在明明是過份「巴結」，不好。他應當有機會在主人工作的藤椅中坐坐，倒一杯好茶喝喝，開開抽屜取三四根煙。而讓他去買東西，也必須跟舖子裏要一個折扣才對。老魯大概會把左右鄰居的水都包下來。還給對面賣柿子的老太婆挑，有衣服可以讓她補補。唔，老魯多半還要回家種兩年地，到田裏糧食爲蝗蟲啃光了或大水冲完時又會坐在老吳門房裏等主人回來的。自己想想，不免笑笑。覺得這告訴不得人。這是「落伍思想」，多少民族人類大事不思索，倒看到自己的暮年了，才二十幾歲的人哩。而且或許引起人的劇烈批評，說這是布爾喬亞或甚麼的。其實呢，想起來雖用第一人稱，倒不失爲客觀，並無把老吳老魯供自己役使之意。何必如此嚴重，想想

好玩而已。你看老魯剛剛沖了茶，茶正在你手裏熱熱的。而老吳夾了一捲今天的報紙來了，另一手是兩封遠地來的信。有人叫住他們倆，把這個好玩意思問他們，一個是『好唉，好唉，』一個『那敢情好』都笑着走開了。我不知道人那麼一問他們喜歡不喜歡。這兩個四五十歲的人會不會因此而靠得緊些，有一種微妙關係結在他們心上呢？我有時傻氣得很，活在上世界上恐怕不要這東西。不過傻氣的人也有。自老吳老魯一家，學校儼然分爲兩派，一派擁護老吳，一派擁護老魯。有時爲他們的優劣（其實不好說優劣，優劣只能用在鋼筆手錶熱水壺上！）竟辯論過。我很高興，我願意他們喜歡老魯的人都喜歡老魯了。致於別的人，我認爲他們是根本無可不可，或完全由自己利害觀點出發的，可以不予考慮。對於老魯，有些人的感情可以說是『疼愛』。這好像有點近於滑稽了。可不！原是可笑的。哎，我問你，你是不是

一個一點都不可笑的人？我們且問問：

「老魯，你累不累？」

「累甚麼，我的精神是頂年幼兒的來。」

這個「頂年幼兒的」，好新鮮的詞兒！我們起初簡直不懂，一個山東同學（應說「同事」才對，可是我討厭這個稱呼，）含笑，他是懂的。老魯說的對。老魯並不高大。——人太高大一則容易令人歎惜，糟塌塌了材料；再，要不就是顯得巍巍乎，不可親近，不近人情。可是老魯非常緊湊，非常經濟。老魯全身沒有一塊是因爲要好而練出來的肉。處處有來歷，這是挑出來的，這是走出來的，這是爲了加快血液循環，喘了氣而漲出來的，這是吃苦吃出來的。而且，老魯有一雙微微向外的八字腳！這腳不是特別粗大肥厚，反之，倒是瘦瘦長長且薄薄的。老魯是從有結晶的沙土裏長出來的。一棵棗樹，或，或甚麼呢，想不起來了，就是一棵棗樹吧，得。還要再往下說麼，說他倔強的生根，風裏吹，雨裏打，嚴霜重露，荒旱大竭，困厄災難，……

……那就貧氣了，這你不知道！老魯他倒是晒太陽喝水，該愁就愁，該喜就喜的活了下來。

老魯十幾歲即離家出來吃糧當兵。有一天，學校讓我進城買米，我讓老魯一塊去。老魯挾了兩個麻布口袋，活活潑潑的這抄一把那掏一撮的看來看去，跟一個掌櫃的論了半天價。『不賣？好，不賣咱們走下家。』其實他是看中了那份米，哪里走甚麼下家，領着我去看了半天豬秧子，一會兒又回到原來舖子，偏着身子，（像是準備不成立刻就走）揚了頭，（掌櫃的高高爬在米梁子上，）『哎，鬍子！賣不賣，就是那個數，二八，賣，咱就量來！』顯然掌櫃的極中意這個稱呼，他有一嘴烏青匠密的牙刷鬍子，他樂了樂，當真就賣了！太陽照得亮亮的，這兩個人是一幅畫。諸位，我這完全是題外之言。我是忘不了那天的情形。真要說的是那天進城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那天，我們在進城的馬車上。馬車（可沒有南京上海或美國電影上的那麼美）

上是莊稼人，保長，小茶棚的老板娘進城辦芝麻糖葵花仔，還有兩個穿軍裝的小伙子。這兩個小伙子，我想是機械士或師長勤務兵之類，一個手上一隻不走的錶，另一個左邊犬齒鑲了金包嵌綠桃子，他們談他們的，無緣無故的大起聲音來，「我們哪裏沒有去過，甚麼一交通工具」沒坐過！飛機火車坦克車；法國大菜，鋼絲床！」老魯不說話，抽他的煙。等他們下了馬車，端着肩膀走了，老魯說，「兩個燒包子！」好！這簡直是老魯說的話。老魯十幾歲就當兵了。提起這個，令人惆悵：老是跟老魯說，「老魯，甚麼時候你來，弄點酒，談談你自己的事我們聽聽。」老魯則說：「有甚麼可談的，作孽受苦就是了。好唉，哪天。今兒不行，事多。」老說，老說，終沒有個機會。

我們就知道一點點。老魯在張宗昌手下當過兵。『銃子隊，』他說。『童子隊？』有人不懂。『銃子隊！唉，不懂？銃子隊就是馬弁。』有人懂。



「馬弁，噢，馬弁。」都懂了。「銃子隊，都挑些個年輕漂亮小伙子，才頭二十歲！」老魯說。大家微笑。笑現在，也笑從前。大家自然相信老魯曾是個年輕漂亮小伙子，盒子砲，兩尺長鵝黃絲穗子！老魯他不悲哀，彷彿那個銃子隊是他弟弟似的看他自己。他說了一點大帥的事，也不妨說是他自己的事吧：「大帥燒窰子。北京，大帥走進胡同。一個最紅的姐兒。窰姐兒刁了枝烟，（老魯擺了個架劈，蹣起二郎腿，抬眉細目，眼角歪斜，）讓大帥點火。大帥說，「俺是個土暴子，俺不會點火。」豁呵，窰姐兒慌了，跪下咧，問你這位，是甚麼官銜。大帥說「俺是山東梗，梗，梗！」（老魯翹起大姆指，圓睜兩眼，嘴微張開半天。從他神情中，我們知道「梗，梗，梗！」是一種甚麼東西。這個字實在不知道怎麼寫。大帥的同鄉們，你們貴處有此說法麼？）窰姐兒說是你老開恩帶我走吧。大帥說，「好唉！」（大帥也說「好唉」？）真淒慘，（老魯用了一個形容詞。）燒！大帥有令，十四歲以

下，出來。十四歲過了的，一個不許走，燒！一燒燒了三條街，都燒死咧。」

——老魯敘述方法有點特別。你也許不大弄得清白。可不是，我也不知道大帥爲甚麼要燒鞏子。我們就大概曉得那麼一回事就是了。當然，老魯也是點火燒的一個了。他是銃子隊嚟。另外我們還知道一點老魯吃過的東西。其一是豬食。軍隊到了一個地方，甚麼都沒有了，餓了好幾天了，老百姓不見影子，糧食沒有一顆。老魯一看，孩！有個豬欄，豬是早沒有了，豬食盆在吶，沒辦法，用手捧了一把。嚟，「還有兩升兒整個包穀一剖倆的呢，怪好吃！」老魯說這比羊肉好吃多了。「比羊肉好吃？」有人奇怪，唉，甚麼羊肉，白煮羊肉。「也是，老百姓都逃了，拖到一隻羊，殺倒了，架上火呼爛了：沒鹽！」沒鹽的羊肉，你沒有吃過，你就無法知道那多難吃。何況又是癢了多少日子的肚子。嘖嘖，老魯吃過棉花。那年，（他都說得有時間有地方的，我都忘了。）敗了，一陣一陣的退。俄的大凶了，都走不動，一步一步

拖，有的，老魯說，「像個空口袋似的頹下去了。」昏昏糊糊的，「隊伍像一根爛草繩穿了一繩子爛草鞋，一隊鬼。」實在餓很了。老魯他不覺得那是自己。可是得走呀，在那個一眼看不到一棵矮樹，一塊石頭的大平地上走。渾身沒有一絲氣力，光眼皮那還有點兒勁，不撐住，就搭拉下來了。老魯看見前頭一個人的衣服破了一塊，白白的棉花綻出來，「吃棉花！前後肚皮都貼上了，」老魯的臉上黑了一黑，「棉花啊，也就是填到肚裏，有點兒東西。吃下去甚麼樣兒，拉出來還是個甚麼樣兒！」這我們知道，纖維是不大溶解的。可是真沒想到這點兒智識用到這上頭來。這種事情於我們，還是不大「習慣」。生命到耗到最後一點點，居然又能回來。這教你想起小時候吹燈，眼看快滅了，鬆了口氣，牠又旺起來了，由青轉紅，馬上就雪亮。此極不可思議。且說這些經驗於老魯本身是甚麼意義呢？噫，這問題不大「普通」，我們且不必管他。然而，老魯不經過這些事仍無損其為一個老魯？老魯呢，

他是希望能夠安安穩穩的過一輩子。

老魯這一輩子『下來』過好幾次。他在上海南京都住過。下來時，大概都有了點錢。他說在上海曾有過兩間房子，想來還開個小鋪子的。南京他弄過一個磨坊。這是抗戰以前的事。一打仗，他掙下就跑了。臨走時磨坊裏還有一百六十多担麥子。離開南京，他身上還有點錢，錢慢慢花完了，『又幹上咧』。老魯是『活過來的』了。他不大懷念那個過去。只有一次，我見他頗爲惘然的樣子。黃昏的時候，在那個茶棚前，一隊馱馬過去。趕馬的是個小姑娘，呵叱一聲，十頭八匹馬一起濶開步子，背上一個小木鞍橋郭搭郭搭敲着馬脊背直響。老魯細着眼睛，目送過去，兀立良久。他舌尖頂着牙齦肉打了個滾。但在他脫下軍帽，抓一抓光頭時，他已經笑了：『南京城外趕驢子的，都是十七八歲大姑娘，一根小鞭子，哈哧哈哧，不打站，不歇力，一勁兒三四十里地，一串幾十個，光着腳巴鴨子，戴得一頭的花！』這麼一來，

那一百六十担麥子不能折磨他了。老魯在他的形容中似乎得到一點快樂。「戴得一頭的花」，他說得真好。

可是話說回來了，一百六十担麥子是一百六十担麥子呀，不是別的。一百六十担麥子比起一斗四升豆子，就顯得更多了。也難怪老魯要提起好多次。老魯愛的是錢。他那麼挑水，也一半爲錢。「公家用的」水挑完了之後還給幾個有家眷自己起火的，有孩子，衣服多，不能給人洗的，挑私用的水。多少可以得一點錢。有人問老魯，「你要錢幹甚麼？」意思是「你這麼樣活了大半輩子，還對這個東西認識不清楚麼？」有人且告訴他幾個故事。某人某人，赤手起家，弄了三部卡車，來回跑緬甸仰光，幾千萬的家私，一砲也就完了。護國路有所大洋樓，黃銅窗檻綠絨簾子，顛呀顛的沙發椅子，住了一個「扁担」，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時來運轉發了一筆橫財，錢是有了，可是人過的極無意思。到了大場面，大家因他是財主，另眼看待，可是他劉

姥姥進大觀園，手足無措，一身不自在。就是自己家裏白磁澡盆都光滑水冷用着不慣。從前的車站碼頭上一塊吃豬耳朵悶小腸的朋友又沒那個敢來攀附他，孤獨寂寞，整天攢他的大手。再說，三十年，一個馬車夫得了法，房子蓋得半條街，又怎麼呢，兒子整天爲一塊瓦片吵架，一家子雞犬不寧。老魯說不是這麼說。『眼珠子是黑的，洋錢是白的，我家裏掙下的幾畝田，一定教叔叔舅舅佔了賣了。我回去，我老娘不介意，歡歡喜喜的「啊，我兒子回來了！」我就是光着屁股也不要緊。別人嚷，我回來吃甚麼？』是的。於是老魯要攢錢，找錢。到我們這裏來，第一着是買了一斗四升豆子。老魯這回下來時本有幾個錢，約十萬多一點。（我們那學期的薪水一月二萬五。）他來的確作了不少次主人，請老校警喝酒。連吃帶用，又爲一個朋友花了四萬元。那個朋友隊伍上下來，帶了一枝鎗，想賣，路上讓人查到了，關起來，老魯得爲他花錢。剩下那點錢，他就買了豆子了。他這大概是世界上規範最

小的屯積了。他想等着起價，不想甚麼都漲，豆子直跌！沒法，賣給拉馬車的。自己常常看見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馬，掀動大嘴格蹦蹦的嚼他的豆子。可真氣人，一脫手，價錢就俏起來了。

據我們所知，老魯後來又把他攢積下來的一點錢「運用」過兩次。那是在搬了家以後了。且說我們搬了家。從觀音寺搬到白馬廟。我是跟老魯一車子去的。車子，馬車。老魯早已經到那邊看過，遠遠就指給我們看，「那邊，樹鬱鬱的，曠，是了，旁邊有個紅紅的大房子的。」他好像極歡喜，極興奮。原因大半是那邊「有一口大井，就在開水爐子旁邊。」昆明的冬天也一點都不冷。老魯那天可穿得整整齊齊。不知誰送了一件舊青呢制服，想還是中學時候的東西，老魯教洗衣老太婆翻了翻，和新的不一樣。就是小了點。自搬到那邊，我住到另一地方，許多事都不大清楚了。過年了，（自然是陰歷）一清早到學校看看，學校各處打掃得乾乾淨淨。房子算是洋房了，台階上還

有幾盆花。老吳門上貼了副春聯：

一夜連雙歲

五更分二年

是他自己手筆。我猛然想起從前在家裏吃的蓮子羹來。而老魯來了，「汪先生來了！」給我作了個揖算拜年。我想起，掏了一千塊錢給他。一會兒老吳也來了，我聽說他現在地位高了，介乎工差與職員之間了，剛才見面已打了個招呼，怎麼……老吳穿校長送他的咖啡色西服。我沒等他表示甚麼，又掏出一千，說『我昨天贏了錢，你打酒喝。』我心裏一算，一共三千，留一千我自己，剛好！其時我身邊有個人望着我笑。本說我請客看電影的，現在只有讓她請我，一千元留着買一包吉士斐兒。——自此，老吳以『大總管』自居，常衝了個舊煙斗，各處看來看去。有時在辦公室門口大叫『老——魯！』



「耳朵上哪去了！」「要關照多少次？」老魯對老吳說得上是恨，除了老吳暴病死了，他才會忘記，且會拿出一點錢爲他花一花的吧。而且有一個姓胡的校警寫了封信給校長，說，「東西是新的好，人是舊的好，」也回來了。胡，二十幾歲，派頭很新，全是個學生樣子，多少事情都由他辦了。老魯就顯得更不重要。老魯似乎很不快樂。——老魯是因此而不快樂？我知道的，老魯有一筆錢『陷住了』。老魯攢積攢積也有卯二十萬樣子。這錢爲一個事務負借去，合資託一個朋友買了穀子。事情不知怎麼弄的，久久未有下文。常見老魯在他的茶爐間獨自吃飯，——這時他離羣索居，校警之中只一個老劉還有時帶了條大狗到他屋子玩玩，來跟他一處吃飯，老魯是幾乎頓頓喝酒。「吃了，喝了，都在我肚子裏，誰也別想。」意思是有誰想他的錢似的。我還是不懂，老魯哪裏來的牢騷呢，這樣一個人？後來且見他一來就一盤二三十個包子請客，請廚子，請一個女教員所雇女工。我想，這可不得了，老

魯這個花法！漸漸知道，喝，老魯做了老板了。這包子是學校旁邊一個小舖子來的，舖子有老魯十幾萬股本。果然，老魯常蹲在包子舖門前抽他的煙筒，呼嚕呼嚕。他拿那個新煙筒向我照了照：

「我買了個高射砲！」

佛篤吹着紙媒，抽了一袋，非常滿意的樣子。

「到雲南來，有錢的沒錢的，帶兩樣東西回去。有錢的，帶鬥雞。雲南出門雞。沒錢，帶個水煙筒。——高射砲！」

我挪過一張小凳子，靠門坐下來。門前是一道河，河裏湯湯流水，水上點點萍葉，一羣小鴨子叱叱咤咤向東，而忽而折向南邊水草叢中。呵，鴨子不能叫小鴨子了，顏色早已都黑了。一排尤加利樹直直的伸上去。葉子從各種方向承受風吹，清脆有金石聲。上頭是雲南特有的藍天，圓圓的覆下來。牛啤，哪裏有棒臼聲音。八年了，我來到雲南。勝利了也快十個月。一起吃

灰藟菜豆壳蟲的都差不多離去了。我起來，檢了塊石頭奮力一擲，看牠跌在水裏。

## 藝術家

抽烟的多，少，悠緩，猛烈；可以作為我的靈魂狀態的紀錄。在一個藝術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進去，濃煙瀰滿全肺，然後吹滅燭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來。夾着烟的手指這時也滿帶表情。抽煙的樣子最足以顯示體內潛微的變化，最是自己容易發覺的。

只有一次，我有一次近於「完全」的經驗。在一個展覽會中，我一下子沒到很高的情緒裏。我眼睛睜大，瞇住；胸部開張，腹下收小，我的確感到我的踝骨細起來；我走近，退後一點，猿行虎步，意氣揚揚；我想把衣服全脫了，平貼着臥在地下。沉醉了，直是「爾時覺一座無人。」我對藝術的要求是能給我一種高度的歡樂，一種仙意，一種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牠面

前，化爲一陣青烟，想死，想「沒有」了。這種感情只有戀愛可與之比擬。平常或多或少我也享受到一點，爲有這點享受，我才願意活下去，在那種時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實證；但「絕對的」經驗只有那麼一次。我常常爲「不夠」所苦，像愛喝酒的人喝得不痛快，不過癮，或是酒裏有水，或是才饅起來酒就完了。或是不夠、或是作品本身不夠。真正筆筆都到了，作者處處愜意，真配（作者自願）稱爲「傑作」的究竟不多；（一個藝術家不能張張都是傑作，真苦！）欣賞的人又不易適逢其會的昇華到精純的地步，所以狂歡難得完全。我最易在藝術品之前敏銳的感到靈魂中的雜質，沙泥，垃圾，感到不滿足；我確確實實感覺到體內的石灰質。這個時候我想尖起嗓子來長叫一聲，想發洩，想破壞；最後是一陣渙散，一陣空虛掩襲上來，歸於平常，歸於俗。

我想學音樂的人最有福，但我於此一無所知；我有時不甘隔靴搔癢，不

廿用累贅笨重的文字來表達，我喜歡畫。用顏色線條究竟比較直接得多，自由得多。我對於畫沒有天份；沒有天份，我還是喜歡拿起筆來亂塗，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結果都是憤然擲筆，想痛哭。要不就是「寄沉痛於悠閒」，我會很滑稽的唱兩句流行歌曲，說一句下流粗話，摹仿舞台上的聲調向自己說「可憐的，親愛的××，你可以睡了。」我畫畫大都在深夜，（如果我有一個白天可以練習的環境，也許我可以做一個「美術放大」的畫師吧！）種種怪腔，無人窺見，儘管放心。

從我的作畫與看畫（其實是一回事）的經驗，我明白「忍耐」是個甚麼東西；抽着煙，我想起米蓋朗皆羅，——這個巨人，這個王八旦！我也想起白馬廟，想起白馬廟那個啞吧畫家。

白馬廟是昆明城郊一小村鎮，我在那里住了一些時候。

搬到白馬廟半個多月我才走過那座橋。

在從前，對於我，白馬廟即是這個橋，橋是鎮的代表。——我們上西山回來，必經白馬廟。爬了山，走了不少路；更因為這一回去，不爬山，不走路了，人感到累。回來了，又回到一成不變的生活，又將坐在那個辦公桌前，又將喫那位『毫無想像』的大師傅燒出來的飯菜，又將與許多熟臉見面，招呼，（有幾張臉現在即在你身邊，在同一條船上！）一想到這個，真累。沒有法子，還是乖乖的，帖然就範，不作陡然的反抗。但是，有點惘然了。這點惘然實在就是一點反抗，一點殘餘的野。於是抱頭靠在船桅上，不說話，眼睛空落落看着前面。看樣子，倒真好像十分懷念那張極有個性而頗體貼的跛脚椅子，想於一杯茶，一枝煙，一點『在家』之感中求得安慰似的。於是你急於想『到』，而專心一意於白馬廟。到白馬廟，就快了，到白馬廟看得見城內的萬家燈火。——但是看到白馬廟者，你看到的是那座橋。

除橋而外，一無所見，房屋，田疇，側着的那棵樹，全附屬於橋，是橋的一部份。（自然，沒有橋，這許多景物仍可集中於另一點上，而指出這是白馬廟。然而有橋呀，用不着假設。）我擱來之時即冉冉升起一個欲望：從橋上走一走。既然這個橋曾經塗抹過我那麼多感情，我一直從橋下過，（在橋洞裏有一種特別感覺，一種安全感，有如在母親懷裏，在胎裏，）我極想以新證舊，從橋上走一走。這麼一點小事，也竟鈇攔了半個多月！我們的日子的浪費呀。

這一天我終於沒有甚麼『事情』了，我過了橋，我到一個小茶館裏去坐坐。我早知道那邊有個小茶館。我沒有一直到茶館裏去，我在隄邊走了半天，看了半天。我看麥葉飄動，看油菜花一片，看黃昏，看一隻黑黑的水牯牛自己緩步回家，看牠偏了頭，好把牠的美麗的長角順進那口窄窄的門，我這才去『訪』這家茶館。



第一次去，我要各處看看。

進一個有四樞而無門的門是一個一頭不過的短巷。巷子一頭是一個半人高的小花壇。花壇上一盆茶花，和其他幾色花木，杜鵑，黃楊，迎春，羅漢松。）我的心立刻落在茶花上了。我脚下走，我這不是爲喝茶而走，是走去看茶花。我一路看到茶花面前。我愛了花。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茶花，（雲南多茶花），彷彿從我心裏搬出來放在那兒的。花並不出奇，地位好。暮色沉沉，朦朧之中，紅焰焰的，分量剛對。我想用舌尖舔舔花，而我的眼睛像蝴蝶從花上起來時又向前伸了出去，定在那里了，花壇後面粉壁上有畫，畫教我不得不看。

畫以墨線鈎勒而成，再敷了色的。裝飾性很重，可以說是圖案，（一切畫原都是圖案，）而取材自寫實中出。畫若須題目，題目是「茶花」。填的顏色是黑，翠綠，赭石和大紅。作風倩巧而不賣弄；含渾，含渾中覺出一種

安分、然而不凝滯。線條嚴緊勻直，無一處虛弱苟且，筆筆誠實，不筆在意，無中生有，不虛妄。各部份平均，對稱，顯見一種深厚的農民趣味。

誰在這里畫了這麼一壁畫？我心裏沉吟，沉吟中已轉入花壇對面一小側門，進了屋了。我靠窗坐下，窗外是河。我招呼給我泡茶。

——這是……這是一個細木作匠手筆；這個人曾在蘇州或北平從名師學藝，熟習許多雕刻花式，熟能生巧，遂能自己出樣；因為戰爭：輾轉到了此地，或是回鄉，回到自己老家，住的日子久了，無適當事情可作，才能躍動，偶爾興作，來借這堵粉壁小試牛刀來了？……

這個假設看來亦近情理，然而我笑了。我笑那個爲我修板壁の木匠。

我一搬來，一看，房子還好，只是須做一個板壁隔一隔。我請人給我找個木匠來。找了三天，才來，說還是硬擱騰出時候來的。他鞋口裏還嵌着鋸屑，果然是很忙的樣子。這位木匠師傅樣子極像他自己脚上那雙方方的厚底

硬幫子青布鞋子。他釘釘鉤鉤，鉤鉤釘釘，整整弄了三天，一丈來長的壁子還是一塊一塊的稀着縫，他自己也覺得板壁好像不應當是這樣的，看看板壁看看我，笑了：

『像入伍新兵，不會看齊！』

我只有隨着他說：『更像是壯丁隊，才從鄉下抓來，沒有穿制服，顏色黑一塊白一塊。』而且，最後一塊還是我自己釘上去的。他聞女來報信，說家裏豬病了，看樣子不大好，他撒下鋤頭就跑，我沒有辦法，只有追出去，請他把含在嘴裏的洋釘吐出來給我，自己動手。這一去，不回來，過了兩天才來取回他的傢俬。不知是豬好了，還是連豬帶病吃在他的肚子裏了。這個人長於撩天，說話極有風趣，作活實在不大在行。——哦，我還欠他一頓酒呢，他老是東拉西扯的沒個完，談到得意處，把斧頭鑿子全摺在一邊，盡顧伸手問我『美國烟可還有？』我說『烟有，可是你一邊做事一邊抽煙。先

把板壁釘好，否則我要頭痛傷風，有趣的話太多，三天我打二斤升摻市，切一盤豬耳朵，咱們痛痛快快談談。」這個約不必真，却也不假，他想常記在心裏。可別看這位大師傅呀！他說鄉下生活本來只是修水車，釘船槳，板壁不大有人家有，所以弄得不頂理想；但是除了他，更沒有人幹得了；白馬廟一帶從來就是他家三代單傳，泥木兩作，所以他那麼忙。

這個畫當然不可能是他畫的！

鄉下房子暗，天又晚了，黑沉沉的。眼睛揀亮處看，外頭還有光，所以我坐近窗口。來喝茶的目的還就是想憑窗而看，河裏船行，岸上人走，一切在逐漸深濃起來的煙霧中活動，脈脈含情，極其新鮮；又似曾相識，十分親切。水草氣味，淤泥氣味，燒飯的豆秸煙微帶憂鬱的焦香，窗下幾束新竹，給人一種雨意，人「遠」了起來。我這樣望了很久，直到在場上捉迷藏的孩子都回了家，田裏的苜蓿消失了紫色，野火在遠遠的山頭品明的游動起來，

我才回過身來。

我想起口袋裏的一本小書，一個朋友今天剛送我的。我想這本書想到多時，終於他給我找到一本了。我抽出書來，用手摸摸封面。這時我本沒有看書的意思，只是想摸摸牠罷了，而坐在爐旁的老板看見了，他叫他的小老二拿燈。爲了我拿燈，多不好意思；我想說，不要，不必，我倒願意這麼黑黑的坐着，這一說，更麻煩，老板必以爲我是客氣；好了，拿就拿吧。

燈來了，好亮，是電石燈。有人喝住小老二：

『掛在那邊得了，有臭氣，先生聞不慣。』

我這才看見，這可不是我們三代單傳，泥木兩作的大師傅嗎！久違了。剛才我似乎覺得角落上有人伏在桌上打瞌睡，黑影中看不清，他是甚麼時候夢回驚囀的醒來了？好極了，這個時候有人擦擦再好沒有。他過來，我過去；我掏煙，他摸火柴，但是他火柴劃着了時我不俯首去點煙，小老二燈掛

在柱子上，燈光照出，牆上也有畫！我攔下他，儘願看畫了。走到牆前，我自己點了烟。

一望而知與花壇後面的是同一手筆，畫的仍是茶花，仍是墨線鈎成，敷以朱黑赭綠，牆有三丈多長，高二丈許，滿牆都是畫，設計氣魄大，筆畫也很整飭。筆畫經過一番苦心，一番掙扎，多少割捨，一個決定；高度的自覺之下透出豐滿的精力，純澈的情慾；克己節制中成就了高貴的浪漫情趣，各部份安排得對極了，妥貼極了。乾淨，相當簡單，但不缺少深度。真不容易，不說別的，四尺長的一條線從頭到底在一個力量上，不踟躇，不衰竭！如果剛才花壇後面的還有稿樣的意思，深淺出入多少有可以商量地方，這一幅則作者已做到至矣盡矣地步。他一邊洗手，一邊依依的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作品，大概還幾度把濕的手在衣服上隨便那里擦一擦，拉起筆又過去描那麼兩下的；但那都只是細節，極不重要，是作者捨不得離開自己作品的表示

而已，他此時『提刀卻立，躊躇滿志，』得意達於極點，真正是『雖南面而不與易也。』這點得意與這點不捨，是他下次作畫的本錢。不信試再粉白一堵牆壁，他準立刻又會欣然命筆。他餘勇可賈，靈感尙新。但是一洗完手，他這才感到可真有點累了。他身體各部份鬆下來，由一個藝術家變爲一個常人，好適應普通生活，好休息。好老板，給他泡的茶在那里？他最好吃一點甜甜的，厚厚的，一咬滿口的，軟軟的點心，像吉慶祥的重油蛋糕卽很好。

Ladies and gentle men，來！大家一齊來，爲我們的藝術家歡呼，爲藝術的產生歡呼！

我站着看，看了半天，我已經抽了三枝煙，而到第四根煙掏出來，刁上，點着時，我知道我身後站着的是茶館老板，木匠師傅，甚至小老二，會告訴我許多事，我把茶杯端到當中一張桌子上，請他們說。

（啊，怎麼半天不見一個人來喝茶？）

茶館老板一望而知是個閱歷極深的人。他眼睛很黑，額上總紋深，平，一絲不亂，脣上一抹整齊齊的濃八字鬚子，他聲音深沉，而清曉，說得很慢，很有條理，有時爲從記憶中汲取真切的印象，左眼皮常常搭一點下來，手頻頻撫摸下巴，——手上一個羊脂玉扳指。我兩手攤在茶碗蓋上，頭落在手上，聽他娓娓而說。

這是村子裏一個啞吧畫的。這個人出身農家，却不知爲甚麼的，自小就愛畫，別的孩子捉田雞燒蚱蜢喫，他畫畫；別的孩子上樹掏鳥蛋，下河摸螺螄，他畫畫；人抽陀螺，放風箏，他畫畫；黃昏時候大家捉迷藏，他畫畫；別人幹別的，他畫畫，有人教過他麼？——沒有。他簡直沒有見過一個人畫之前自己就已經開始能把看到的東西留個樣子下來了，他見甚麼，畫甚麼；有甚麼，在甚麼上畫。平常倒也一樣，小時能吃飯，大了學種田，一畫畫，他就癡了。鄉下人見得少，却並不大驚小怪，他愛畫，隨他畫去吧。他是個



嗓子，不能唱花燈，歪連廂，畫正好讓他鬆鬆，樂樂。大家見他畫得不比城裏擺攤子畫花樣的老太太畫得差，就有人拿鞋面，拿枕頭帳簷之類東西讓他畫。一到有人家娶媳婦嫁女兒，他都要忙好幾天。那個時候村子裏姑娘人人心中攔着這個啞吧。

「我出過門，南北東西也走過數省，我真真假假見過一點畫，一懂不懂，我喜歡看。我看啞吧畫的跟畫花樣的老婆子的不一樣，倒跟那些古畫有些地方相同。我說不出來，……」

老板逐字逐句的說，越慢，越沉。我連連點頭，我試體會老板要說而遲疑着的意思：

「比如說，他畫得『活』，畫裏有一種東西，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看久了，人會想，想哭？」

老板點頭，點頭很鄭重其事。我看到老板眼中有一點濕意。

「從前他沒事常來我這裏坐坐，我早就有思想請他給我畫點東西。他讓我買了幾樣顏色，說畫就畫。外頭那個畫得快。裏頭這張畫了好些時候。他老是對着牆端詳，端詳，比來比去的比，這麼比那麼比。……」

老板大姆指摸他的扳指，摸來，摸去，眼睛看在扳指上，眉頭鎖了一點起來。水開了，漫出壺外，嗤嗤的響。老板起來，爲我提水來沖，並通了通爐子。我對着牆，細起眼睛看，似乎牆已沒有了，消失了：剩下畫，畫凸出來，凌空而在。水沖好了，我喝了一口茶，好釐，我問：

「現在？——」

老板知道我問甚麼，水壺往桌上一頓：

「唉，死了還不到半年。」

我不知如何接下去說了。而木匠忽然呵呵大笑起來，笑得上氣不接下氣，我愕然。他說出來，他笑的是啞吧喜歡看戲，看起怪有味。他以爲聽又

聽不見，紅臉殺黑臉，看個甚麼！

燈光太亮，我還是挪近窗口坐坐。窗外已經全黑了，星星在天上。水草氣更濃鬱，竹聲簫簫。水流，靜靜的流，流過橋樑，旋出一個一個小渦，轉一轉，順流而下。我該回去了，我看見我所住的小樓上已有燈光，有人在等我。

散步回來之後，我一直坐在這裏，坐在這張臨窗的籐椅裏。早晨在一瓣一瓣的開放。露水在遠處的草上濛濛的白，近處的晶瑩透澈，空氣鮮嫩，發香，好時間，無一點宿氣，未遭敗壞的時間，不顯陳舊的時間。我一直坐在這裏，坐在小樓的窗前。樹林，小河，薔薇色的雲朵，路上行人輕捷的脚步……一切很美，很美。

一清早，天才亮，我在廟前河邊散步，一個漢子挑了兩桶泔水跟我擦身

而過，七成新的泔水桶周圍畫了一帶極其細密纏綿的串枝連，筆筆如同烏金嵌出的。

我走了很久，很久。我隨便拿起一本書，翻，翻，攤在我面前的是龔定盦的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篋中見書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中見書心經，蠶五牛，如遇篋中詩，益不能忘。」

## 戴車匠

「戴車匠」在我們不但是是一個人，一間小店，還是一個地名。他住在東街與草巷相交地方。東街與草巷相交處大家稱為草巷口。但對我們說起來這實在不夠精確。雖然東街也還比不上別處的巷子大，但街與巷相交總就有四個「口」，左邊右邊，這邊那邊。大人們凡事都含糊，因為他們生活中只須這麼含糊即可對付過去。我們可不成。比如：巷口街這邊有個老太婆擺攤子，賣的是桃子，杏子，香瓜，柿餅，牙棗子，風蓆薺，楊花蘿蔔，泥娃娃，囑雞；對面也有一個老太婆，賣的是囑雞，泥娃娃，（有好多種，）楊花蘿蔔，（我在別處雖亦見過這種水紅色，粗長如指，楊花飛時挑出來賣，生嚼涼拌都脆爽細嫩無比的蘿蔔，可是沒有喫過；我總覺不是我們故鄉的那一

種，僅略具形似而已，）風蓆蓆，牙棗子，桃子杏子，香瓜，還有柿餅子，完全一樣！你說這怎麼辦？有時還好，可以隨便；在她们生意都還不錯，在新貨上市時候，她們彼此也都和顏悅色的時候，親熱得像個老姊妹的時候，那就無所謂，我們買誰的都覺得一樣。這邊那邊，一樣。有時，可就麻煩，又要處心積慮，又要臨時見機，又要爲自己利害打算，又要用自己幾個錢和顯明的傾向態度來打抱不平。而且我們之間意見常不一樣。那就得辯論，甚至出惡言惡聲，吵鬧起來，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愛，各走各的路。完了，我們之間有一道鴻溝！要十分鐘，或要半點鐘，或半天，甚至三天，時間才填平了它，又志同道合，莫逆無間，不恨，不輕視。這兩個老太婆又有時這個顯得比那個窮，有時那個顯得比這個窮。有時這邊得到娃兒一點支助，買了一堆驕傲的貨色，盛氣凌人，不可一世。有時那個的女兒給她作了件新毛藍布褂子，她就覺得不屑與褲襠裏都有補丁的人相較量。她們老

是罵架，一罵一整天，老是那些話，罵罵，歇歇，又罵罵。作一筆買賣，數錢揀貨；青菜湯送下一大碗乾飯，這就有時間準備新的武器，聚了一堆她們自以為更潑刺淋漓的言語，投過去，拋回來，希望傷人要害。這對我們說起來，未免可厭，因為罵人都不好看。尤其她們相罵時，大都是壞天氣，全世界都不舒服的時候。她們的生意都非常壞，攤子上盡是些陳舊乾癟的貨品，又稀少可憐。她們的恨毒注泄在頹老之中，像下雨天城門口的泥溜。她們的肝火焚燒她們的太陽穴，她們的頭髮披下來，她們都無望無助，孤苦淒愴，哀哀欲絕。——為甚麼沒有人勸勸他們呢？你想想看，手放在口袋裏，摩擦着溫熱的銅錢，我們何以為情？我們立着看了半天，漸漸已忘記了想買的東西；不想喫甚麼，也不想玩甚麼，為一種十分深沉黏著的痛楚所孕育，所教化。——有時，她們會扭住衣角和一點小小髮髻打起來，一面嘶聲詛咒一面打。她們都打不動了，然而她們用艱硬的瘦骨相衝撞，撕，咬，抓頭髮，拉

破別人的衣服。一場心長力拙，鬆懈乾枯的爭鬥。她們會有一天有一個打死的。不是死在人手上，自己站腳不穩，踉蹌踉一交跌在石頭角上碰破腦袋死去。……阿，不說這個吧。告訴你這些只是借此而告訴你雖是那麼一街之隔可是距離多遠。所以不能含糊，所以不能含糊的說是『草巷口』。草巷口一邊是個旱煙店，另一邊是戴車匠店。你看要是有個捏小麵人的來了，吹糖人的來了，耍木儡戲的來了，背負韋馱，化緣的遊方僧人來了，走江湖掛水碗的來了，各種各樣驚心動魄的人物事情在那里出現，我們飛奔着去看，你要說『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說『戴車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東張西望。『戴車匠』，『戴車匠』，這在我們不是三個字，是相連不可分，成爲一體的符號。戴車匠是一點，集聚許多東西，是一個中心，一個底子。這是我們生活中的一格，一區，一個本土和一個異國，我們

月的一個見證。我們說『戴車匠家』，不說『戴車匠家門前』。一則那



麼說太嚕嗦，再我們似把門外這一切活動，一切景物情感都收納到他的那間小店裏去，似乎是屬於它，爲牠所有；爲他，爲戴車匠所有了；雖然戴車匠的鋪子那麼那麼小，戴車匠是不沾蘸甚麼的那麼一個人。戴車匠是一顆珠子，從水裏拿出來，不留一滴。——正因爲他是那麼一個人吧。

我記得戴車匠的板壁上貼的一付小紅春聯，每年都是那麼兩句，極普通常見的兩句：

室雅何須大

花香不在多

雖是極普通常見，甚至教人覺得俗，俗得令人厭惡反感，可是貼在戴車匠家就有意義，合適，感人。雖然他那半間店面說不上雅、雅，而且除了過年插一枝山茶，端午菖蒲艾葉石榴花，八九月或者偶然一枝金桂，一朵白荷以

外，平常也極少插花——插花的壺是總有一個的，老竹根，他自己車床上琢出來的，總供在一個極高的方几上。說是『供』，不是隨便說，確是覺得那有一種恭敬，一種神聖，一種寄托和一種安慰，即使旁邊沒有那個小小的瓦香爐，後面不貼一小幅神像。我想我不是自以爲然，確是如此。我想，你若喜愛那個竹根壺，想花錢向他買來，戴車匠準是笑笑，『不賣的。』戴車匠一生沒有遇過幾個這樣怪老奇怪的根節，一生也不會再爲自己車旋一個竹壺。牠供在那里已經多少年，拿去了你不是叫他那個家整個變了個樣子？他沒有想得太多，可是賣這個壺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他只有那麼一句話，笑笑，『不賣的』。別的問答他不知道，他不考慮。你若是真的去要，他也高興。因爲有人喜愛他喜愛得成了習慣的東西，你就酷新了他的感情。他也感激你，但他只能說：『我給你留意吧，要再遇到這樣的竹子。』會留意的，他當真會留意的，他忘不了。有了，他就作好，放在高高的地方，等你去發

現，來拿。——你自然會發現，因為你天天經過，經過了總要一看。他那個店面是真小。小，而充實。

小，而充實。堆着，架着，釘着，掛着，各種各樣的東西。留出來的每一空間都是必須的。從這些空間裏比從那些物件上更看出安排的細心，溫情，思想，習慣，習慣的修改與新習慣的養成，你看出一個人怎樣過日子。

當門是一具橫放的櫟木車床，又大又重，堅硬得無從想像可以用到甚麼時候。牠本身即代表了永遠。那是永遠也不會移動的，簡直好像從地裏長出來的，一個穩定而不表露的生命。這個車床沒有問題比戴車匠歲數還要大，必是他父親兼業師所傳留下來的。超過需要的厚實是前代人製作法式。（我們看從前的許多東西老覺得一個可以改成兩個三個用。）這個車床的形貌有些地方看起來不大講究。有的因材就用，不拘小節，歪着扭着一點就聽牠歪着扭着一點，不削斲太多以求其平直，然而這無妨于牠大體的儼然方正。用

了這許多年了，許多不光綴斧鑿痕迹還摸得出來，可是接準卡縫處吻投得真緊，真確切，彷彿天生的一個架子，不是一塊塊拚攏來的。多少年了，不搖，不幌，不走一點樣！這個車床佔了幾乎二分之一的店堂，顯然這是最重要的東西，其餘一切全附屬於牠，且大半是從這個車床上作出來的。大車床裏頭是一個小車床。戴車匠作一點小巧東西則在小車床上。那就輕便得多，秀氣得多，顏色也淺，常擦摩處呈牙黃色，光澤異常，木理依約可見，這是後來戴車匠自己手製的。再往裏去，一伸手是那張供香爐竹壺高几。車床後面有僅容一人的走道。挨着靠牆而放的一條桌向裏去，是內室了。想來是一床，一燈案，低梁小窗，緊湊而不過分雜亂。當有一小側門，通出去是個狹長小天井。看見一點雲，一點星光，下雨天雨水流在淺淺的陰溝裏。天井中置水缸二口，一喫一用；煮飯燒茶風爐兩隻。牆陰鳳仙花自開自落，磚縫裏幾絲草，在輕風中搖曳，貼地爬着幾片馬齒莧，有灰藍色螟蛾飛息。凡此雖非

目睹，但你看過許多這樣格局的房子，原是極契熟的。其實即從外面情形，亦難想像得知。——他喫飯用的碗筷放在那裏呢？條桌上首牆上，他挖開了一塊，四邊釘板，安小門兩扇，這就成了個櫃子。分成幾隔，不但碗筷，他自己的茶葉鑽子煙荷包，重要小工具，祖傳手繪的圖樣，訂貨的底子，跟他兒子的紙筆，女人的梳頭傢俬，全都有了妥停放處。屈半膝在骨牌凳上，可以方便取得。我小時頗希望能有個房間有那樣一個櫃子，覺得非常有趣。他的白蠟桿子，黃楊段子，桑木棗木梨木材料則擱在高几上一個特製架上，堆得不十分整齊，然而有一種秩序，超乎整齊以上的秩序。（車匠所需木料不多，）架子的支脚翹出如壺嘴，就正好掛一個蠟蠟籠子！

戴車匠年紀還不頂大，如果他有時也想想老，想得還很味噯，不管慘切安和，總離着他還遠，不迫切。他不是那種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只是緩緩的，從容的與他的時光廝守。是的，他已經過了人生的峯頂。有那麼一點

的，顫慄着，心沉着，急促的呼吸着，張張望望，徬徨不安，不知覺中就越過了那一點。這一點並不突出，閃耀，戴車匠也許紀念着，也許忽略了。這就是所謂中年。

喫過了早飯，看兒子夾了青布書包，（知道他的生書已經在油燈下讀熟，爲他歡喜，）拿了零用錢，跳下台階，轉身走了，戴車匠還在條桌邊坐了一會。天氣很好。街上掃過不久，還極乾淨。店舖開了門的不少，也還有沒有開的。這就都要一家一家的全打開的。也許有一家從此就開不了那幾塊排門了，不過這樣的事究竟不多。巷口賣燒餅油條的攤子熱鬧過一陣，又開始第二陣熱鬧了。燒餅槌子敲得極有精神，（槌子是從戴車匠家買去的，）油條鍋裏湧着金色泡沫。風吹着丁家綿線店的大布招捲來捲去。在公安局當書辦的徐先生埋着頭走來，匆忙的向準備好點頭的戴車匠點一個頭，過去了。一個黨部工友提一桶漿子在對面牆上貼標語。戴車匠笑，因爲有一張貼倒了。

正看到知道一定有的那一張，『中華民國萬歲』，他那把短嘴南瓜形老紫砂壺已經送了出來，茶泡好了，這他就要開始工作了。把茶壺帶過去，放在大小車床之間的一個小几上，小几連在車床上。坐到與車床連在一起的高凳上，戴車匠也就與車床連在一起，是一體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動的。先試試，蹣兩下踏板，看牛皮帶活不活；迎亮看一看旋刀，裝上去，敲兩下；拿起一塊材料，估量一下，眼睛細一細，這就起手。旋刀割削着木料，發出輕快柔馴的細細聲音，狹狹長長，輕輕薄薄的木花吐出來……

木花吐出來，車床的鐵軸無聲而精亮，滑滑潤潤轉動，牛皮帶往來牽動，戴車匠的兩脚一上一下。木花吐出來，旋刀服從他的意志，受他多年經驗的指導，旋成圓球，旋成餅頸狀，旋苗條的腰身，旋出一筆難以描畫的弧線，一個懸胆，一個羊角彎，一個螺紋，一個杵脚，一個瓢狀的，鏟狀的空槽，一個銀錠元寶形，一個雲頭如意形……狹狹長長輕輕薄薄木花吐出

來，如蘭葉，如書帶草，如新韭，如番瓜瓢，戴車匠的背勾偻着，左眉低一點，右眉挑一點，嘴唇微微翕合，好像總在輕聲吹着口哨。木花吐出來，掛一點在車床架子上，大部份從那個方洞裏落下去，落在地板上，落在戴車匠的脚上。木花吐出來，宛轉的，綿纏的，諧協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來，隨着旋刀悅耳的吟唱。……

戴車匠上下午各連續工作兩個時辰。其中稍稍中斷幾次，走下來拿點材料，翻翻圖樣，比較比較兩批所作貨色是否劃一，給車軸加點油。作爲了一個貨色，握在手裏，四方八面端詳端詳，再修一兩刀，看看已經合乎理想，中規應矩了，就放在車床前一塊狹狹板上，一個一個排起來。雖然他不趕急，但也十分盼待着把這塊板上排得滿滿的吧。他笑他兒子寫字總望一口氣寫滿一張紙，他自己也未始不願人知道他是個快手。這樣的年紀也還有好勝心的。似乎他每天派給自己多少工作，把那點工作作好，即爲滿意。能分外多



作幾件就很按捺不住得意了。這點得意只有告訴他女人聽，甚至想得到兩句誇獎，一點慰勞。哈！他自然可以有時間抽一袋煙，喝兩口茶，伸個懶腰；高興；不怕難為情，也儘管哼兩句朱買臣桃花宮老戲，他允許自己看半天洋老鼠踩車推磨，——他的洋老鼠越來越多，牠們的住家也特別乾淨，曲折；逗逗簷前黃雀，用各種親密陶侃言語。黃雀就竭其所能的唱起來，蓬鬆了脖子上的毛，聳聳肩，剔剔足，恣酣而矜莊的囁弄了半天，然後用珊瑚小嘴去啄一口食，飲一點水。戴車匠，可又認為牠跟叫天子學了壞樣，唱不成腔，——初學養鳥人注意：凡百鳥雀不可與叫天子給鄰並掛，叫天子是個噪子衝而無修養訓練的野狐禪唱歌家，油腔滑調，亂用表情！在合唱時尤其只聽到牠的荒怪的逞喉極叫。——一面戴車匠又俯到他的工作上去，有的時候，忽然，他停下來，那就是想到了一點甚麼事。或是記一記王者五請的一會甚麼時候該他自己首會了；或是兒子塾師過生，該備一點禮物送去，今年是整五

十；或是劉長福托他斡旋一件甚麼事，那一頭今天該給回話；或是澡堂裏聽來一個治瘋濕痛祕方，他麻二叔正用得着，可是六味藥中有一味比較生疎，得去問問；或是，哦，老張呀，死了半年多，昨天夜裏怎麼夢見他了，還好的，還是那樣子，還說了幾句話，話可一句也記不得了；老張兒子在湖西屠宰稅上跑差，該沒有甚麼吧？這就教他大概籌計籌計下午該往那里走走，碰些甚麼人，作點甚麼事，怎麼說那些話。他的手就扶上了左額，眼睛睜曠，不時眨一眨。甚至有時等不及喫飯時再說，就大聲喚女人出來商量。有時，甚至立刻進去換了件衣服，拿了扇子就出去了，臨走時關照下來，等不等他喫飯；有誰來讓候一候還是明天再來；船上人來把掛在門柱上那一串東西交給他拿去，錢或現交或下次轉來再帶來都可以。……他走了，與他的店，他的車床小別。

平常日子，下午，戴車匠常常要出去跑跑，車匠店就空在那兒。但是看

上去一點都不虛乏，不散漫；不寂寞，不無主。仍舊是小，而充實。若是時間稍久，一切，店堂，車床，黃雀，洋老鼠，蠟燭，伸進來的一片陽光，陽光中浮塵飛舞，物件，空間；隔壁侯銀匠的槌子聲音與戴車匠車床聲音是不解因緣，現在銀匠槌子敲在砧子上像繩索少了一股；門外的行人，和屋後補着一件衣服的他女人，都在等待，等待他回來，等待把缺了一點甚麼似的變爲完滿。——戴車匠店的店身特別高，爲了他的工作，（第一木料就怕潮）又墊了極厚的地板，微仰着頭看上去有一種特別感覺。也許因爲高，有點像個小戲台，所以有那種感覺吧。——自然不完全是。

戴車匠所作東西我們好多叫不出名字，不知道幹甚麼用的。比如二尺長的大滑車，戴車匠告訴我是湖裏糧船上用的，因爲沒有親身驗證，所以都無真切印象。——也許後來，我稍長大，有機會在江湖漂泛，看見過的，但因爲懸結得那麼高，又在那麼大的帆前，那麼大的船，那麼大的水，汪洋浩

瀚之中，這麼一個滑車看上去也算不得甚麼了吧。人也大了，不復充滿好奇，甚麼事多失去驚愕興趣了。——不過在大帆船上，看那些複雜繩索在許多滑車之中移動牽引，上上下下，想到牠們在航行時可起作用，仍是極迷人的。我真希望向戴車匠詢問各種滑車號數，好到船上混充內行！滑車真多，一串一串掛在梁上。也許戴車匠自己也沒有看人怎樣用牠吧？不過不要緊，有燒餅槌子，搓燒麥皮子小棒，趕麵杖，之字形活動衣架，蠅拂上甘露子形狀柄子，……他隨處可以看見自己手裏作出來的東西在人手裏用。老太太們都有個捻線槌，早晚不離手的在巷口廊前搓，一面與人談桑麻油米，兒女婚嫁。木梳木杓是小兒恩物，輕便，發脾氣摔在地下不致挨打挨罵，敲着橐橐的響，又可以想地是個甚麼他就是個甚麼，木魚，更柝，取魚梆子，還有你想想想不出的甚麼聲音的代表。——不過自從我有一次聽說從前大牢裏的囚犯是以木梳吃飯的，（瓷梳怕他們敲破了用來挖空逃跑或以破片割斷喉管自殺，）則

不免對這個東西有了一種悲慘印象。自然這與戴車匠沒有甚麼關係，不該由他負責。看見有人賣放風箏繞線用的小車子，我們眼中盈盈的是羨慕的光。我們放的是酒罇，三尾，瓦片，不知甚麼時候才能使用這麼豪侈的器械。阿，我們是忘不了戴車匠的。秋天，他給我們作陀螺，作空鐘。夏天，作水鈴。春天，竹蜻蜓。過年糊兔兒燈，我們去買轆轤。戴車匠看着一個一個兔兒燈從街上牽過去，在結了一點水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鑼鼓聲中，爆竹硝磺氣味，影影沉沉紙燈柔光中。但我最喜歡的還是爬上高台塔向他買一螺螄弓。別處不知有無這樣的風俗，清明，抹柳球，種荷秧，還吃螺螄。家家悉煮五香螺螄一鍋，街上也有賣的。一人一碗，坐在門檻上一個一個掏出來喫。喫倒沒有甚麼，（自然也極鮮美）主要還是把螺螄壳用螺螄弓一個一個打出去。——這說起不易清楚，明年春天我給你作一個吧。戴車匠作螺螄弓賣。我們看着他作，自己挑竹子，選麻綫，交他一步一步作好，戴車匠自己

在小儿上藍花大碗中拈一個螺螄喫了，螺壳套在「箭」上，很用力的樣子（其實毫不用力）拉開，射出去，半天，聽得的落在瓦溝裏，（瓦匠掃屋每年都要掃下好些螺壳來），然後交給我們。——他自己兒子那把弓特別大，有勁，射得遠。戴車匠看着他兒子跟別人比射，細了眼睛，半晌，又沒有甚麼意義的搖搖頭。

爲甚麼要搖搖頭呢？也許他想到兒子一天天大起來了麼？也許。我離開故鄉日久，戴車匠如果還在，也頗老了。我不知因何而覺得他兒子不會再繼續父親這一行業。車匠的手藝從此也許竟成了絕學，因爲世界上好像已經無須那許多東西，有別種東西替代了。我相信你們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無從知道車匠店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沒有見過。或者戴車匠是最後的車匠了。那麼他的兒子幹甚麼呢？也許可以到鐵工廠當一名練習生吧。他是不是像他父親呢，就不知道了。——很抱歉，我跟你說了這些些平淡而不免沉悶的瑣屑

事情，又無起伏波瀾，又無鎔裁結構，透透迤迤，沒一個完。真是對不起得很。真沒有法子，我們那兒就是這樣的，一個平淡沉悶，無結構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城裏充滿像戴車匠這樣的人；如果那也算是活動，也不過就是這樣的活動。——唔，不盡然，當然，下回我們可以說一點別的。我想看看。

## 落魄

他爲甚麼要到「內地」來？不大可解，也沒有人問過他。自然，你現在要是問我爲甚麼大遠的跑到昆明過那麼幾年，我也答不上來。從前很說過一番大道理，經過一個時間，知道半是虛妄，不過就是那麼股子衝動，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而且也是事實，我要讀書，學校都往裏搬了，大勢所趨，順着潮流一帶，就把我帶過了千山萬水。總是偶然，我不強說我的行爲是我的思想決定的。實在我那時也說不上有甚麼思想。——我並沒有說現在就有。這個人呢？似乎他的身邊不會有甚麼偶然，那個潮流不大可能波及到他。我很知道，我們那一帶，就是像我這樣的年紀也多還是安土重遷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小時候我們聽老人戒說行旅的艱險決不少於「萬惡



的社會』的時候。他近四十邊上的人了，又是『做店』的。做店人跑上五七個縣份照例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關於各地茶館，浴室，娼姐兒，鎮水銅牛，大火燒了的廟，就夠他們向人撩一輩子；這種人見過世面，已經有資格稱爲百事通，爲人出意見，拿主意，凡事皆有他一分，社會地位極高，再也不必跑到左不過是那樣的生疎地方去。他還當真走上好幾千里幹甚麼？好馬不吃窩邊草，瞥了甚麼氣，要到個親舊耳目不及的地方來創一番事業，等將來衣錦榮歸，好向家裏妻子說一聲『我總算對得起你們』麼？看他不是那種咬牙發狠的人，他走路說話全表示他是個慢性子，是女人們稱之爲『三棍子打不出個悶屁來』的角色。再說，又何必用這麼遠，千里之內儘可以作個跨海征東薛仁貴，楚國爲官的秋胡了。也許是他受了危言聳聽的宣傳，覺得日本人一來，可怕到不可想像程度，或者是他遭了甚麼大不幸或難爲情事情，本上存身不得，恰好有個親戚，到內地來作事，須要個能寫字算賬的身邊人，

機緣湊巧，無路可走之中他勃然打定了主意來「玩玩」了？也只是「也許」。

——反正，他就是來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種。

到我們認識他時，他開了個小吃食舖子，在我們學校附近。

初時，大家還帶得三個月至半年的用度，而且不時還可接到匯款，生活標準比在家時低不太多，稍有借口，或誰過生，或失物復得，或接到一封字跡娟秀的信，或沒有理由，大家「通過」一下，即可有人作東請客。在某個限度內還可挑一挑地方。有人說，開了個揚州館子，那就怎麼樣也得巧立名目的去吃他一頓。

學校附近還像從前學校附近一樣，開了許多小館子。開館子的多是外鄉人。湖南的，江西的，山東的，河北的，一種同在天涯之感把老板夥計跟學生接連起來，而且他們本來直接間接的就與學校有相當關係，學生吃飯，老板夥計就坐在旁邊談天說地；而學生也喜歡到鍋灶旁邊站着，一邊聽新聞故

事，一邊欣賞炒菜藝術。——這位揚州人老板，一看即與別人不同，他穿了一身鐵機紡綢褂褲在那兒炒菜！盤花紐子，紐絆裏拖出一段銀表鍊。雪白的細麻紗襪，一雙淺口千層底直貢呢鞋。細細軟軟的頭髮向後梳得一絲不亂。白手無名指上還套了個菲葉指環。這一切在他周身那股子斯文勁兒上配合得恰到好处。除了他那點流利合拍的翻鍋子動鏟子的手法，他無處像個大師傅，像個吃這一行飯的。這比他的雞絲雪裏蕪，炒假螃蟹，過油肉更令我們發生興趣。這個館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個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擺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乾乾淨淨，木架子上還擱了兩盆花。就是足球隊員，跳高選手來，看了牆上菜單上那一筆成親王體的字，也不便太囂張放肆了。

有時，過了熱市，吃飯的只有幾個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會捧了把細瓷茶壺出來，客氣兩句，「菜炒得不好，這裏的醬油不行」，「黃芽菜教孩子切壞了，誰叫他切的！——紅燒才能橫切，炒，要切直絲的」。有時

也談談時事，說點故鄉消息，問問這裏的名勝特產，聲音低緩而有感情。我們已經喜歡去坐茶館了，有時在茶館也可以碰到他，獨自看一張報紙或支頤眺望街上行人。他還給我們付了幾回茶錢，請我們抽煙。他抽煙也是那麼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吸，彷彿有無窮滋味。有時事完了，不喝茶，他去躡躑，兩手反背在後面，一種說不出悠徐閒散。出門少遠，則穿了灰色熟羅長衫，還帶了把湘妃竹摺扇。想見從前他一定喜歡養養鳥，聽聽書，常上富春坐坐的。他自己說原在轅門橋一個大綢緞莊作事，看樣子極像。然而怎麼到這兒來開一個小飯館的呢？這當中必有一段故事，他不往下說，我們也不好究問。

館子菜甚麼菜都是一個滋味，家家一樣，只有他那兒雖然品色不多，却莫不精緻有特色。或偶爾興發，還可以跟他商量商量，請他表演幾個道地揚州菜，獅子頭，芙蓉鯽魚，叉子燒鴨，他必不惜工夫，做得跟家裏請客一

樣，有幾個菜據說在揚州本地現在都很少有人做得好了。這位綢緞店『同事』大概平日在家極講究喫食，學會了烹調，想不到自己竟改行作了飯師傅。這不免是降低了一級，我們去吃飯，總似乎有點歉意。也許他看得比較高一層，所以態度上從未使我們不安。他自己好像已不頂在乎了。生意好，有錢剩，也還高高興興的。果然半年下來，店門關了幾天，貼出了條子：修理爐灶，休業數天。

新萬年紅硃箋招紙貼出來，一早上就川流不息的坐滿了人。老板聽從有人的建議，請了個南京師傅來做包子煮麵，帶賣早晚市了。我一去，學着揚州話，跟他道一聲。

「恭喜恭喜」。

恭喜他擴充營業，同時我已經看到後面小天井裏一個女人坐着揀菜，髮髻上一朵雙喜絨花。老板拱拱手，

「托福托福，鬧着玩的。」

女人不知是誰給說的媒，好像是這條街上一個煙鬼的女兒，時常也看她蓬着頭出來買香油腌菜蚊煙香，臉色黃巴巴的，樣子平平常常。可是因爲年紀還不頂大，攏光了頭髮，搽了雪花膏，還敷了點胭脂，就像是完全換了一個人，以前沒有的好處全露了出來。老板看樣子很喜歡，不時回頭，走過去低低說幾句話，讓她偏了頭，爲拈去一片草屑塵絲，他那個手勢就比一首情詩還值得一看，老板自己自然也年輕了不少，或者不如說一般人都不能，而實際上一個才四十的人不應便有的老態全借了一個年輕的身體而沖失了。要到這樣的年齡大概才真知道如何愛惜女人。

灶下，那個南京師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彷彿把他的熱心變成包子的滋味，摘蒂子，刮餡心，那麼捏幾下，一收嘴子，全按板中節，如一個熟練的舞蹈家或魔術師的手脚。今天是第一天。他忙，沒甚麼工夫想甚麼，就

這個『第一天』一定在他腦子裏閃了好多次。這三個字包含的感情很多，他自己一時也分辨不清，大體上都結成了一團希望，就像那個蒸籠冒出來的一陣一陣子的熱汽。聽他抽打着包子皮，聲音鈍鈍的，手掌一定很厚！他腦袋剃得光光的，後腦杓子擠成了三四疊，一用力，直扭動。他一身老藍布衣褲，腰裏一條洋麵口袋改成的圍裙。從上到下，無一處不像一個當行麵食店師傅，跟揚州人老板相互映照，很有趣味。

然而不知甚麼道理，那一頓早點沒有留給我甚麼印象。等的時候太長，而喫的時候太短。我自己也不好，不愛喫豬肝，爲甚麼叫了碗豬肝麵加菠菜西紅柿！麵是『機器麵』，沒有辦法，生意太好，桿麵來不及。——是誰給他題了那麼幾個藝術字？三個月之後這幾個字一定浸透了油氣的，活該！

不久滇越鐵路斷了，各處『轉進』的戰事使好多人故鄉隨『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傷感老歌一齊失去。Cynical的習氣普遍的增高，而洗衣

的錢付得少了，因為舊了破了，破舊了的衣服就去賣了。渺乎其遠的希望造成許多浪子。有些人對書本有興趣，抱殘守拙，顯得極其孤高。希望既遠，他們可看到比希望還遠的地方。因為形狀濫褻，倒更刺激他們精神的高貴，以作爲一種補償。這是一種鬥爭，沉默而堅持，在日常的委屈悲憤的世俗感情擺落中要引接山頭地底水泉來灌溉一顆心的滋長，是困苦的。有些失了節，向現實投了降，做起生意起來了，由微漸著，雖無大手筆，但以玩票姿態轉而下海，不失爲一個「名家」局面。後一種人數目極少。正因為少，故在校中行動常一望而可指出。這才是一個開始，唯足以啟發往後的不正常。本來戰爭的另一名詞即不正常。這點不正常就直接影響綠楊飯店的營業。——現在，綠楊飯店已經爲人耳熟，代替原來的「揚州人」。在牠開張了，又擴充了時候，綠楊飯店是一個名詞。一個名詞彷彿可有可無的。而現在綠楊飯店成了一個實體，店的一切與牠的招牌分不開了。



第一，揚州人已經不能代表一個店了；而且這個飯店已經非常的像一個飯店，有時簡直還過了份！

那個南京人，第一天，我從他的後腦杓上即看出這是屬於那種會堆砌「成功」的人。他實事求是，穩紮穩打，抓緊機會，他知道錢是好的，活下來多不容易，舉手投足都要代價。爲了那個代價，所以他肯努力。他一早晨衝寒冒露趕到小南門去買肉，因爲每斤便宜多少錢；爲了搬運兩袋麵粉，他可以跟挑夫說許多好話或罵許多難聽話，他一邊下麵，一邊瞟着門前過去的幾馱子柴；他揀去一片發黃的菜葉子，拾起來又放在砧板上；他到別家舖子門前逛兩轉，看他們的包子蒸出來是甚麼樣兒，回來馬上決定明天他自己的包子還可以摻點豆芽菜，而且放點豆腐乾也是個可試的辦法。……他的床是睡覺的，他的碗是喫飯的，他不幻想，不喜歡花，不上茶館喝茶，而且老打狗，因爲雖然他的肉掛在梁上他還是担心狗喫了。沒有多少時候，綠楊飯店

即充滿了他的『作風』。不單是作風，也因為從作風的改變上，你知道這個店的主權也變了。過了一個時候，不問可知，已經是合股開的。南京人攢了錢，紅利工錢，再加上一點積蓄，也許還拉了點債，入了股。我可以跟你打賭，他在才有人來提生意時即已想到這一步。

南京人明白他們這個店應當為甚麼人而開，聲氣相求，果然同學之中那個少數很快即為吸取進來，作為經常主顧。他們人數不多，但塞滿這個小飯店却有餘。而且他們周圍照例有許多近乎謝希大應伯爵之人者流，有時還會等不着座兒。這時他們也並未『發蹟』，不過手底下比較活動，他們的『社會』中，『同學』仍佔一個重要位置，這裏便成為他們『聯絡感情』所在，常在來喫一碗豬肝麵的教授面前擺了一桌子菜哄飲大嚼起來。有的，在這裏包了月飯，雖然喫一頓不喫一頓。——另一種同學，因為尚有衣物可賣，賣得錢，大都一天花光，豪爽脾氣未改，（這也是一種抗衛），也常三個五個

七八個一擁上街去喫喝一頓。有時他們在這裏，有時到別處去。有時他們到別處去；有時還在這裏。有些本來常在這裏的不常在這裏了。

綠楊飯店的生意好了一陣，好得足以使這一帶所有的喫食舖子全都受了影響，而且也一齊對牠非常關心。別以為他們都希望『綠楊』的生意壞，他們知道『綠楊』的生意要是壞，他們自己的也好不了。他們的命運既相妨，又相共。然而過了一個高潮，綠楊飯店眼着豆芽菜豆腐乾越摻得多，賣出去的包子就越少。『學校附近的包子』在壁報文章中成了一個新奇比喻，到後來而且這個比喻也毫不新奇了。綠楊飯店在將要爲人忘記的那條路上走。

——時間也下來兩年了，好快！這時有錢活動的就活動得更遠。有的還在這個城裏，有的到了外縣；甚至出了國，到仰光，到加爾各達，有的還選了幾門課，有的乾脆休了學，離開書本，離開學校，離開同學，也離開了綠楊飯店。大部份窮的，可賣衣物更少了，已經有人經驗到飢餓時的心理活動。這

也是一種活動，且正如那種活動到仰光加爾各達的人一樣，留下許多痕跡在臉上，造成他們的哲學。綠楊飯店猶如一面鏡子，揚州人南京人也如一面鏡子。鏡子裏是風乾的豬肝，暗淡的菠菜，不熟的或疲爛的西紅柿，太陽如一匹布，陽光中游塵揚舞。江西人的山東人的湖南人河北人的新聞故事與好興緻全在豬肝菠菜西紅柿前失了顏色。悄悄的，他們把這段日子撕下來，風流雲散，不知所終。

那個女人的臉又黃了下來，頭髮又亂了，而且像沒有光亮過，沒有紅過白過。有一次街上開來了一隊兵，馬上就找到他們要徘徊逗留的地方，向綠楊飯店他們可沒有多瞟幾眼。多可惜，揚州人那個值得一看的動人手勢！——這時候我才想起過他家裏有太太沒有？有孩子沒有？

綠楊飯店還是開着。

這當中我因病休了學，病好了住在鄉下一個朋友主持的學校裏，幫他們

教幾個鐘點課，就很少進城來。綠楊飯店的情形可以說不知道。一年之中只去了一次。一位小姐病了，我們去看她。有人從黑土窪帶了一大把玉簪花來，看着把花插好了，她笑了笑，說是「如果再有一盤椒鹽白煮魚，我這個病就生得很像樣子了。」從前的生病也是從前的談天題目之一。她說過她從前生了病都吃白煮魚，於是去跟揚州人老板商量，看能不能給我們像從前一樣的配幾個菜。他們回答得很慢，但當那個交涉代表說「要是費事，不方便，那就算了」，却立刻決定了，問「甚麼時候」？南京人呢，不表示態度。出來，我半天沒有話。朋友問是怎麼回事，沒有甚麼，我在想那個飯店。

那天真是怪，南京人一聲不響，不動手，摸摸這，撥撥那。女人在灶下燒火。揚州人的頭髮白了幾根。他似乎不復那麼瀟灑似乎頗像作這樣的事情的一個人了。不僅是他的紡綢衣褲，好鞋襪，戒指，錶鍊沒有了；從他放作料、施油鹽，用鏟子抄起將好的菜來嘗嘗味，菜好了敲敲鍋子，用抹布（好

憐！）擦擦盤子，刷鍋水往泔水缸裏一倒，扶着鍋台的架勢，偶爾回頭向我們看一看的眼睛，用火鉗夾起一片木柴吸煙，（扯歪了臉），小指搔搔發癢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一切，全都變了。菜做完了，往我們桌邊拉出一張凳子（接過腿的）上一坐，第一句即是：

『甚麼都貴了，生意真不好做』。

這句話教南京人回過頭來，向着我們這邊。南京人是一點也沒有走樣！只那個扁扁的大鼻子教我想起我們前天應當跟他商量才對。我學得出他們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爲我們的一頓飯而吵，希望不是因爲我們而吵的。而且從揚州人臉上的皺紋陰影上看，開始吵架已經是頗久的事。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囁咕，揚州人不響。可能先是那個女人跟南京人爲一點小事拌嘴，於是牽扯起一大堆，一直扯到這一次的不痛快跟前次的連接起來，追溯到很遠；還有餘不盡，種下下次相爭的因子。事情很明顯，南京人現在股本比揚州人

只有多，決不少，而揚州人兩口子穿喫開銷，他們之間沒有甚麼會計制度，就是那麼一篇胡塗賬。他們爲甚麼不拆夥呢？隔了年的賬子，粘不起來，那就算了。可是不，看樣子他們且要糊下去。從揚州人的衰頹萎敗上看起來，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時也抽口把鴉片煙。唔，要是當真，那可！——我曾問過坐在我對面的同學。

「你是不是有把握絕對不會抽鴉片，假如有人說抽，或者你死？」回答是：

「倒不是死。有許多東西比死更厲害。你要是信教，那就是魔鬼；或是不絕的「偶然」。』我看看南京人的粗粗短短的手指，（果然，好厚的手掌！）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後腦杓子沒有堆得更高全是揚州人的責任。

到我復學時，一切全有點變動。或者不是變動，是層疊，深入，牢著，是不變。甚麼都有一種隨遇而安樣子。圖書館指定參考書不夠，可是要多少

本才夠呢？於是就夠了。一間屋子住四十人太多，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或每人都有幾間屋最合理？一個人每天需要多少時候的孤獨？簡直連問也沒有人問。生物系的新生都得抄一個表，人正常消耗是多少卡羅里，而他們沒有想到他自己也是一個實驗對象；倒對一個教授研究出苗人常喫的刺梨和『雲南橄欖』所含維他命工作極有興趣。土產最烈的酒是五十三度，最壞的煙（燒完了灰都是黑的）叫鸚鵡牌。學校附近的荒貨攤上你常看見一男一女在那個講價，所賣是女的一件件曾經極時髦的衣服，反正那件衣服漂亮到她現在絕對無法穿出來了。而路邊種的那些樹都已長得很高，在月光中佈下黑影，如夢如水。整個一個學校，一年中難得有幾個人哭，也絕不會有人自殺。……而綠楊飯店已經搬了家，在學校門邊搭一個永遠像明天就會拆去的草棚子賣包子，賣豬肝麵。

一句話說盡這個飯店了：毫無轉機。沒有問牠如何還能開下來，因為



爲多少人怎樣活下來就無從想像。當然，這時候完全是南京人在那兒撐持。但客觀條件超出他所有經驗。武松拿了打折了的半截哨棒，只好丟了，撐着這月半死不活的店，南京人也無計可施。然而他若是丟了這個坑人的綠楊飯店他只有死！他似乎有點自暴自棄起來，時常看他弄了一土碗市酒，悶悶的喝，（他的絡腮鬍子烏猛猛的），忽然拳頭一擂桌子，大罵起來，也不知道罵誰才是。若是揚州人跟他一樣的壯，他也許會跳上去，衝他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揚州人一股子窩囊樣子，折垂了脖子，木然看着哄在一塊骨頭上的蒼蠅。這樣子更讓南京人生氣，一股子邪火從腳底心直昇上來。揚州人身體簡直越來越不行了，背佝僂得厲害。他的嘴角老掛着一點，嘴唇老開着一點。最多的動作是用左手擽着右臂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搔癢，不知道是幹甚麼！他的頭髮早就不梳好了，有時居然梳了梳，那就更糟，用水濕了梳的，毫無光澤，令人難過。有人來了，他機械的站起來，機械的走，用個黑透了

的抹布，騙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頭上一搭：

「喫甚麼？有包子，有麵。有牛肉麵、炸醬麵、菠菜豬肝麵。……」聲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慾就教他那個神氣，那個聲音壓低了一半。你就看看那個荒涼污黑的架子，看到西紅柿上的黑斑，你知道黑斑那一塊煮也煮不爛的；看到一個大而無當的盤子裏三兩個雞蛋，雞蛋會散黃；你還會想起揚州人跟你解釋過的，「雞蛋散黃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子在水裏翻跟斗。喫甚麼呢，你簡直沒有主意。你就隨便說一個，牛肉麵吧。揚州人擄着他的袖子。

「噉，——牛肉麵一碗——。」

「牛肉早就沒有了，要說多少次！」

「噉，——牛肉沒有了——」

那麼隨便吧。豬肝麵吧。

「噉，——豬肝麵一碗——」

而那個女人呢，分明已經屬於南京人了。彷彿這也沒有甚麼奇怪。連他們晚上還同時睡在那個棚子底下也都並不奇怪。這當中應當又有一段故事的，但你也頂好別去打聽，壓根兒你就無法懂得他們是怎麼回事，除非你能是他們本人。

我已經知道，他們原來是表兄弟，而且南京人是揚州人的小舅子，這！過了好多好時候，「噉仗響了」。雲南老百姓管勝利，戰爭結束叫「噉仗響」。他們不說勝利，不說戰爭結束，而說是「噉仗響」。噉仗響那天我一點都沒有想到揚州人。一直到我要離開昆明前一天，出去買東西，偶然到一家鋪子裏喫東西，坐下，一抬頭，噉，那不是揚州人嗎。再往裏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兒，做包子，一身藍布衣褲，麵粉口袋圍裙，工作得非常緊張，腦杓子直扭動，手掌敲着包子皮鈍鈍的響。他摘帶子，刮餡心，那麼

捏幾下，一收嘴子，全按板中節，彷彿把他的熱心也變成包子的滋味。他從上到下無一處不像個當行的麵食店師傅，這個揚州人，你爲甚麼要到內地來？你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你從前是做綢緞莊的，你要想回去向妻子兒女說一聲『我總算對得起你們』？……然而彷彿他們全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倒是我！我教許多事情攪迷糊了。明天我要走了。車票在我口袋裏，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個很不好的脾氣，喜歡把口袋裏隨便甚麼祇捏在手裏樣，樣就扔掉了。我去過修錶的單子，洗衣服收據，照相憑條，防疫證書，人家寫給我的通信地址。每丟了一張紙，我就丟了好多東西。我真怕我把車票也丟了。我有點神經衰弱。我有點難過，想吐，這會兒餓過了火，我實在什麼也不想喫。

可是我得說話，我這麼失魂落魄的坐在這兒要惹人奇怪的。已經有人注意我，他一面咀嚼涼雞，一面咀嚼我，他在毫無拘束的從我身上構擬起故事

來了，我覺得。我振作了一下：

『豬肝麵加菠菜西紅柿！』

揚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張空着的桌子旁邊凳上。他牙齒掉了不少，兩頰好像老在吸氣。而臉上又有點浮腫，一種暗淡的癡黃色。肩上一條抹布濕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還是麻紗的！）一條半長不半的褲子，像十二三歲的孩子穿的。衣褲上全有許多跳蚤血黑點。看他那個滑稽相的褲子，你想到他的肚皮一定一疊一疊的打了好多道折子！最後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氣的死盯住他的那雙腳。一雙自己削成的大木屐，簡直是長方形的。好髒的腳，彷彿污泥已經透入多裂紋的皮膚。十個趾甲都是灰趾甲，左腳的大姆趾極其不通的壓在中趾底下，難看無比。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個感情，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

## 囚犯

我們在河隄上站了一下，讓跟我們一齊出城的犯人先過浮橋。是因爲某種忌諱，不願跟他們一夥走，還是對他們有一種尊重，（對於不幸的人，受苦難的人，或比較接近死亡的人的尊重？）覺得該讓他們走在前頭呢？兩者都有一點吧。這說不清，並無明白的意識，只是父親跟我都自然而然的停下來了。沒有說一句話，覺得要停一停。既停之後，我們才相互看了一眼。父親和我離隔近十年，重相接處，幾乎隨時要付度對方舉止的意義。但是含渾而不刻露，因爲契切，不求甚解。體貼之中有時不免雜一絲輕微嘲諷的，——一點生澀，一點輕微的窘困，這個離別的十年，這個戰爭加在我們身上的影響還是不小啊！家庭制度有一天終會崩壞的。但像剛才那麼偶然一相視却

是骨肉之情的微波，風中之風，水中之水。這瞬間一小過程使我們彼此有不  
孤零之感，彷彿我們全可從一個距離外看尋這裏，父親和兒子，差肩而立，  
情景如畫。我的一時都爲這幅畫所感動，得到生活的信心和勇氣。——看來  
自自然然，好像甚麼都不爲的站一站，好像要看一看對河長途汽車開來了沒  
有，好像我要把提着的箱子放下來息一息力，我於此發現自己性格與父親相  
似之處，纖細而含蓄。我更敏感，他更穩重。

我們差肩而立，看犯人過浮橋。

犯人三個，由兩個兵押着。他們本來都是兵，現在一是兵，一是犯人  
了。一個兵荷老七九步槍，一個則腰裏一根三號左輪，模樣是個副班長。——  
凡曾度營伍生活者皆一眼可以看出副班長與班長舉動精神之間有多大差異。  
班長是官，副班長則常顧此失彼的要維持他的官與兵之間的兩難地位，有治  
人的責任感，有治於人的委曲，欲仰承，欲俯就，在矛盾掙扎之中他總站不

穩，每個動作底下都帶着一大堆苦衷，而顯得窩囊可笑。犯人皆交叉着綁着肩胛，背後各有長繩一根牽出，捏在後面荷槍的兵的手裏。犯人都穿着灰布軍服，不過破舊污髒得多。但兵與犯人的分別還在於一個有小皮帶，一個沒有皮帶約束而更無可假借的顯出衣服的不合身。——不合身的衣服比破爛衣服更可悲憫。我忽然想起一個朋友怎麼樣也不肯換醫院的『制服』。人格一半是衣服造成的，隨便給你一件衣服就忽視了你是怎麼一個人了。人要人尊重。兩個犯人有帽子，但全戴得不是地方。一個還好。帽舌子歪在一邊。雖然這個滑稽樣子與他全身大不相稱，但總算包住了他的頭。另一個則沒有戴實在，風一吹，或一根樹枝掛一下即會落去的，看着很不舒服，令人有焦躁着急感，極想給他往下拉一拉。還有一個，則是科頭，頭髮長得極翳鬱，（小時懶於理髮，常被罵爲『像個囚犯』，）很黑很黑，跟他的絡腮鬍子連爲一片，倒是他還有點生氣。他比較矮，但看起來還壯，雖經過折磨，還不



是一下子即打得倒的人。(他們看樣子不是新犯，已在大牢裏關了不少日子，移案到甚麼地方，提出來的。)他脚步較重，一步一步還照着自己意志走，似乎浮橋因為他的脚步而有看得出的起伏。他眼睛張得大大的，坦率而稚氣的，農民的眼睛，不很矍亂驚惶，健康正常的眼睛，從粗粗的眉毛下看出去。他似乎不大憂傷，不大想他作過的事和明天的運命。他簡直不大想着他是個犯人。他甚麼都不大想。一個簡單諄樸的人。他現在若是想，想的是：我過浮橋。也許他還曉得到了對岸，坐一段汽車，過江，解到一個甚麼地方去，其餘他就知道了，也不大想知道。這段路好像他曾經走過幾次，很熟，也許就是生長於這一帶的，所以他很有自信的走着。要是除去繩索和罪名，他像個帶路人，很好的帶路人。他平日一定有走在第一個的習慣。現在他們讓他走在第一個也非偶然。但形式上他得服從身邊那個副班長的指揮，正如平日在部隊受指揮一樣。副班長與他之間並無敵意，好像都是按照規矩來，

你押人，我被押，大家作着一件人家派下來的的事情，無從拒絕，全非得已。

他們要共走一段路，共同忍受顛波，耽誤，種種不快，（到任何地方去總望能早點到達，）也許還有點同伴之誼。——他們常默默，話沉得很深，但一路上來，總有時候要談兩句甚麼的吧。副班長沒有一般下級軍官的金牙，也沒有那種可笑的狂傲。看樣子他是個厚道人，他不時回頭看看後面的犯人和那個荷槍的兵的眼色是可感的，好像問：走得動嗎？哦，這兩個犯人可不成了！他們面色灰敗，一個慘白，一個蠟渣黃，折倒他們的細脖子，（領圈顯得特別寬大，）已經撐不起他們的頭。衰弱，虛乏，半透明，像是已經死過一次。他們機械的遷動脚步，踉不穩，不能調節快慢，每一腳都不知踏在甚麼地方。恐怕用怎麼節奏明顯的音樂也無法讓他們走得合拍，他們已經不能受感染。他們已經忘了走路的方法。他們腦子裏佈滿破碎的，陰暗的意象，這些意象永不會結構成一串完整思想，就一直攪動，摧殘，腐蝕他們淡薄的

生命。他們現在並不在恐怖中，但恐怖已經把他們醜透，而留下雜亂的痕迹。臉上永遠是那個樣子，嘴角掛下來，像總要嘔吐，眼睛茫茫曠曠，縮縮怯怯。一切全慘淡，沒有一個形體能在他們眼睛裏留一鮮明印象。除了皮肉上的痛癢之外，似乎他們已經沒有感覺；而且即是痛癢也模糊昏暗了。帽子歪戴的那一個，衣服上有一大片血漬，暗赤，如鐵鏽，已經不少日子。荷槍的兵也瘦蕭蕭的。雖然他打着綁腿，但悽哀的神情使他跟那兩個戴帽子犯人成了一組。他不時把槍往上提一提，顯然不大背得動，槍托子常常要敲着他的腿。他甚至要羨慕那三個犯人了，因為他們沒有這桿衰老的槍，沒有責任，不需要警覺。他生來不慣怎麼樣押解犯人，他倒比較怎麼樣被人押解，被人牽着走。因為那個絡腮鬍子犯人比較吸引我，所以對後面三個人沒有能細看。

岸上人多注目於這個悲慘的隊列。

他們已經過了河。

我忽然記了記今天是甚麼日子。

初春，但到處仍極荒涼，泥土暗。河水爲天空染得如同鉛汁，泛着冷冷的光。東北風一起，也許就要飄雪。汽車路在黑色的平野上。悲哀的，苦難的平野。有兩三隻烏鴉飛。

城在我們後面，細碎的市聲起落綢繆。好幾批人從我們身邊走下河隄。父親跟我看了一眼，不說話，我們過浮橋。

大家搶着上汽車。車站碼頭上頂容易教人悲觀。大家儘量爭奪一點方便舒服。但這樣的場面見得也多了，已經不大有感觸。等都上去了，父親上去，然後是我。看父親得到一個比較安穩站處，我看看有甚麼地方可以拉一拉我的手。而在我後面上來了那幾個犯人。他們簡直弄不清楚人家怎麼把他們弄上來的。車門關上，車上人竄竄動動，我被擠到一個人縫裏，勉強把一

隻腳放平，那一隻則怎麼擺都不是地方，我只有伸手撈着上面的槓子，把全身重量用一隻胳膊吊起來。我想把腰伸伸直，可是實在不可能。好吧，無所謂，半個多鐘頭就到江邊。我試一回頭，勉強可以看到父親半面，他的鬚骨跟一隻肩膀。父親點點頭：我很好，管你自己吧。我想，在人羣中你無法跟要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一沖一撞，拉得多牢的手也只有撒開。我就我的頭可以轉動的方向一巡視，那個矮壯犯人不知在甚麼地方。副班長好像沒有上來，大概跟司機坐在一處去了，這點門檻他懂。那個荷槍的兵筆直的貼在車門犄角，一個鄉下人的笠子剛剛頂在他的臉前面，不時要擦着他的鼻子，而逼得他一臉尷尬相。兩個有帽子犯人，我知道都在我身邊。他們那裏也不要，在，既然已經關上了車，總就得有塊地方，毫無主意的他們就被擠到這兒來了。甚麼地方對他們全一樣，他們沒有求舒服的心，他們現在根本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我面前是兩個女客，她們是甚麼模樣我才不在乎，有一個好像是個老

太太，我嘗試怎麼樣可以把肋骨放平正一點，而車子劇烈的搖幌了一下，一個身體往我背上一靠，他的手拉了一下我的衣服。是我身後那個犯人。甚麼樣的一隻手！一隻罪惡的手，死的手，生滿了疥瘡的手，我皮膚一緊，這感覺是不快的。我本能的有一點避讓之意。似乎我的不快，我的厭惡，我的拒絕，立刻傳過給他，拉了一下，他就放開了。他站不穩，我知道。他的胳膊無法伸直，伸直了也夠不到槓子，而且這樣英勇的生的爭取的姿勢根本就是不會有的。他攀扶不到甚麼東西，習於被播弄了。我正想我是不是不該避讓，一面又向右顧那另一個犯人的手無意識的畫動了兩下，第二下更大的幌動又來了，我驀然有了個決定，像賭徒下出一注，把我的身體迎給他！他懂得，接受了我的意思，一把抓住了。這不難，在生活的不斷的抉擇之中，這樣的事情是比較易於成就的，因為沒有時間讓你惦斤播兩的思索。我並沒有太用力激勵自己。請恕我，當時我對自己是有一點滿意的。我如此作並非因

爲全車人都嫌棄他們，在這麼緊密的地方還遠之唯恐不及，而我憤怒，我要反抗。我是個不大會憤怒的人，我也能知道人沒有理由把不愉快事情往身上拉，現在是甚麼時代！我知道他身後必尚有一點空隙，我跟他說：『你蹲下來』。蹲下來他可以舒服些。我叫右邊那一個也蹲下來。這只是半點鐘的事，但如果可能，我想不太傷勞我的那一隻胳膊，他們一蹲下來，好像鬆動了一點，我可以挪一挪脚步了。可是當我偏了偏腰時，一隻手上來拉住了我的袖子。我這才看了看我面前那個女客，二十大幾，也許三十出頭，一個粉白大團臉。她皺着眉頭用兩個指頭拉我，我看了看那兩個指頭，不大方的指頭，肉很多，禿禿的，一個鷄心形赤金戒指。好像這兩個指頭要我生了一點氣，我想不理她，我憑甚麼要給你遮隔住這兩個囚犯，一下了車你把早上喫的稀飯吐出來也不干我的事。然而我略扁了扁嘴，不大甘願的決定了，就這麼斜吊着身子吧，好在就是半個鐘頭的事。這才真是犧牲！我看了看那個老太

太，真可憐，她偎在座位裏，耗子似的眼睛看我的臉。那個梳着在她以爲很時式的頭髮的女人（她一定用雙妹老牌生髮油！）這才算放了心，努力看着窗外。

這個倒楣女人叫我嘲笑自己起來。這半點鐘你好偉大，又幫助犯人，又保護婦女，你成了英雄！你不怕虱子，不怕疥瘡，而且不怕那張俗氣的粉臉，小市民的，塗了廉價雪花膏的胖臉！（老實說對着這樣的臉比兩個犯人靠在身上更不好受，更不幸。）——惜了這半點鐘你成了托爾斯泰之徒，覺得自己有資格活下去，但你這不是偷巧麼？要是半點鐘延長爲一輩子，且瞧你怎麼樣吧。而且這很重要的，這兩個犯人在你後面；面對面還能是一麼？好小子，你能夠脫得光光的在他們之間睡下來麼？……

我相信這個車裏有一個魔鬼。不過幸好我得用力掛住自己，我的胳膊的酸麻給解了一點圍，我不陷在這些挑撥性的思索之中。我希望時間快點過去。



好了，果然快，車停了。我一心下去取那隻箱子，我們得趕上這一班過江輪渡。

一切都已過去，女人，犯人，我的胳膊的酸麻，那些無用的嘲諷，全過去了！外面的空氣多新鮮！我跟父親又在一起了。

在船上，父親要了個小房艙。是的，我們要舒舒服服坐一坐，還可以在舖上歪一歪。父親遞給我烟，劃了火，那一壺茶已經泡開了，他洗了洗杯子，給我倒了一杯。我看着他用他的從容雍與的風度作這一切，但不想起來叫他讓我來。我的背上不快之感又爬上來，雖不厚重，可有黏性，有似塗了一層油。喝了一口茶，忽然我心裏湧起了一股真情。我想剛才在車上，父親一定不時看一看我。我非常喜慰於我有一個父親，一個這樣的父親。我覺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全可向一個人交一筆賬，他則看也不看，即收卜攔起了。他不迫脅我，不挑剔我，不譏刺我，不

用鋒利的或鈍缺的是非鋸解我。他不希望，指導我作甚麼，但在他飽閱世故的眼睛，溫和得幾乎是淡淡的眼睛（我得坦白說，有時我爲這種類似的淡漠所激惱，）遠遠的關注下，我成了一個人。我不過分胡塗，尤其重要的是也不太清楚，而且只能雖然有點傷心的捐棄了我的誇張，使我的行爲不是文字，使我平凡。——雖然，我還不知道到底該怎麼活下去。今天晚上，我就要離開我的父親，到一個大城市中去。

那幾個犯人現在不知在那裏了，也許也在這隻船上吧。我管不着了。那個科頭犯人的樣子我記在心裏。大概因爲他有一種美，一種吸力。我想他會在一個甚麼地方忽然逃跑了。他跑不了，那個副班長會拔出左輪槍不加思索的向他放射。犯人會死於槍下。我彷彿已經看到那幅圖相。這是法定的，沒有辦法的悲劇。我心裏亂起來。想起一個舉世都說他對於人，對於人生沒有興趣，到末了躲到禪悟中去的詩人的話：

「世間還有筆啊，我把你藏起來吧」

## 雞鴨名家

剛才那兩個老人是誰？

父親在洗括鴨掌，每個蹠蹠都撐開細細看過，是不是還有一絲泥垢，一片沒有括盡的皮，樣子就像是作着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兩付鴨掌，白白淨淨，一隻一隻，妥妥停停的一排。四個鴨翅，也白白淨淨，一隻一隻，妥妥停停一排。看起來簡直絕對想不到那是從一隻鴨子身上取下來的，彷彿天生成這麼一種好喫東西，就這樣生的就可以喫了，入口且一定爽糯鮮甜無比，漂亮極了，可愛極了。我忍不住伸手指頭去捏捏弄弄，覺得非常舒服。鴨翅尤其是血色和勻，豐滿而肉感。就是那個教我拿着簡直無法下手的鴨肫，父親也把牠處理得極美。他握在手裏，掂了一掂「真不小，足有六兩重！」

用他那把角柄小刀從栗紫色當中閃着鋼藍色的那兒一個微微凹處輕輕一劃，一翻，蔬黃色魚子狀的東西綻出來了。『你說髒，髒甚麼！一點都不！』是不髒，他弄得教我覺得不髒，我甚至沒有覺得臭味。洗瀾了幾次，往鴨掌鴨翅之間一放，樣子名貴極了，一個甚麼珍奇的果品似的。我看他作這一切，用他潔白的，慰貼的，然而男性的，有精力，果斷，可靠的手作這一切，看得很感動。王羲之論鍾張書，『張精熟過人，』又曰『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精熟，』『有意，』說得真好。我追隨他的每一動作，以心，以目，正如小時看他作畫。父親一路來直稱讚雞鴨店那個夥計，說他拗折鴨掌鴨翅，準確極了，輕輕一來，毫不費事，毫不牽皮帶肉，再三贊歎他得着了『訣竅』，所好者技，進乎道矣，相信父親如果落到雞鴨店作夥計，也一定能作到如此地步的！

這個地方雞鴨多，雞鴨店多，教門館子多，一定有不少回回。回回多，

常有來歷，是一頗有興趣問題。我們家鄉信回教的極少，數得出來的，雞鴨店則全城似只一家。小小一間舖面，乾淨而寂寞，經過時總爲一種深刻印象所襲，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與別人家截然不同。舖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個深巷高坡，上了大街，拐角上第一家便是。主人相貌奇古，一個非常的大鼻子，真大！鼻子上一個洞，一個洞，通紅通紅，十分鮮艷，一個酒糟鼻子。我從那一個鼻子上認得了甚麼叫酒糟鼻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我無師自通，一看見那個鼻子就知道了：『酒糟鼻子！』日後我在別處看見了類似而遠比不上的鼻子，我就想到那個店主人。剛才在雞鴨店我又想到那個鼻子！從來沒有去買過雞鴨，不知那個鼻子有沒有那樣的手段？現在那個人，那店，那條斜陽古柳的巷子不知如何了。……

一串螃蟹在門後噁哩咕嚕吐着泡沫。

打氣爐子呼呼的響。這個機械文明在這個小院落裏也發出一種古代的聲音。

音，彷彿是『天工開物』甚至『考工記』上的玩意了。

一聲雞啼。一個金彩爛麗的大公雞，一隻很好的雞，在小天井裏徘徊顧盼，高傲而冷清。架上兩盆菊花，一盆曉色，一盆媚梳妝。——大概多數人一定欣賞媚梳妝名目，但那不免過於雕琢著意，太貼附事實，遠不比曉色之得其神理，不落形象，妙手偶得，可遇不可求。看過又畫過這種花的就可以曉得，再沒有比這更難捉摸的顏色了，差一點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天曉的顏色是甚麼樣子呢，可是一看到這種花靨靨豔豔，清新醒活的勁兒，你就覺得一點不錯，這正是『曉色』！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兩個字。

我們剛回來一會兒，買了鴨翅，鴨掌，鴨舌，鴨肫，八支蟹，青菜兩棵，蔥一小把，薑一塊回來。我來看父親，父親整天請我喫，來了幾天，喫了幾天。昨天晚上隔了一層板壁，他睡在外面房間，我睡在裏頭，躺在床上商議明天不出去喫了，在家裏自己作。不要多，菜只要兩個，一個蟹，蒸一

蒸，不費事，——喝酒；一個舌掌湯，放兩個菜頭燴一燴——喫飯。我父親實在很會過日子，一個人在外頭，一高興就自己作飯，很會自得其樂！——那幾支蟹買得好，在路上已經有兩個人問過，好大蟹，甚麼地方買的，多少錢一斤，很贊許的樣子，一個老先生，一個女人，全都自然極了，親切極了，可是我們一點也不認識，真有意思！大都市裏恐怕很少這種情形了。

那兩人老人是誰呢，父親跟他們招呼的，在沙灘上？——

街上回來，行過沙灘。沙灘上有人分鴨子。三個，——後來又來了一個，四個，四個漢子站在一個大鴨圈裏，在熙熙攘攘的鴨子裏，一個一個，提起鴨脖子，看一看，分別丟在四邊幾個較小鴨圈裏。看的甚麼？——四個人都是短棉襖，有紐子扣得好好的，有的只掖上，下面皆繫青布魚裙。這一帶江邊湖邊，蕩口橋頭，依水而住，靠水喫水的人，賣魚的，販菱藕的，收雞頭芡實，經營蘆柴菱草生意的，類多有這麼一條青布裙子。昨天在渡口市攤



上看見有這種裙子在那兒賣，我說我想買一條，父親笑笑。我要認真去買，人家準不賣，以為我是開玩笑的。真想看一個人走來討價還價，說好說歹，這一定是很值得一看的。然而過去又過來，那兩條裙子竟是原樣放着，似乎沒有人抖開前前後後看過！這種裙子穿在身上，有甚麼好處，甚麼方便，有甚麼感情洋溢出來呢？這與其說是一種特別裝束，不如說是一種特別裝束的遺制，其由來蓋當相當古遠。似乎爲了一點紀念的深心，他們才那麼愛好這條裙子，和頭上那種瓦塊氈帽。這麼一打扮，就『像了』，所有的身份就都出來了。『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生養於水的，必將在水邊死亡，他們從不夢想離開水，到另一處去過另外一種日子，他們簡直自成一個族類，有他們不改的風教遺規。——看的是鴨頭，分別公鴨母鴨？母鴨下蛋，可能價錢賣得貴些？不對！鴨子上了市，多是賣給人喫，養老了下蛋的十隻裏沒有一隻。要單別公母，弄兩個大圈就行了，把公的趕到一邊，剩下不就全是母

的了，無須這麼麻煩。是公是母，一眼還不就看出來，得要那麼捉起來放到眼前認一認麼？就幾個小圈裏分明灰頭綠頭都有。——沙灘上悠悠窅窅，安靜極了，然而萬籟有聲，江流浩浩，飄忽着一種廣大深微的呼籲，一種半消沉半積極的神祕意嚮，極其悄悄感人。東北風。交過小雪了。真的人了冬了，可是江南地暖，雖已至『相逢不出手』時候，身體各處卻還覺得舒舒服服，饒有清興，不很肅殺。天有微陰，空氣裏潮潤潤的。新麥，舊柳，抽了卷鬚的豌豆苗，散過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這點水氣，很久沒有下雨了。鴨子似乎也很滿意這樣的天氣，顯得比平常安靜得多。脖子被捉起來，並不表示抗議。——也由於那幾個鴨販子捉得是地方，一提起，就勢兒就摔了過去，不致令牠們痛苦，甚至那一摔還會教牠們得到筋肉伸張的快感，所以往來走動，煦煦然很自在的樣子，一摔也看不出悲慘。人多以爲鴨子是很會嘮叨的動物，其實鴨子也有默處的時候，不過這麼一大羣鴨子而能如此雍雍雅

雅，我還從未見過！牠們今天早上大都得到一頓飽餐了罷。——甚麼地方來了一陣煮大麥芽的氣味，香得很，一定有人用長柄大鏟子慢慢的攪和着，就要出糖了。——是稱稱斤量，分開新鴨老鴨？也不對。這些鴨子全差不多大，沒有問題，全是今年養的，生日不是四月就是五月初頭，上下差也差不了幾天。騾馬看牙口，鴨子不是騾馬。要看，也得叫鴨子張嘴，而鴨子嘴全閉得扁扁的！黃嘴也扁扁的，綠嘴也扁扁的。辯開來看全都是一圈細鋸齒，牠的板牙在肚子裏，膝囊裏那堆石粒子！嘴上看甚麼呢？——我已經斷定牠們看的是鴨嘴。看甚麼呢？哦，鴨嘴上有點東西！有一個一個印子，刻出來的。有的是一道，有的兩道，有的一個十字叉叉，那個臉紅通通的小伙子，（他棉襖是新的，鞋襪乾乾淨淨，他不喝酒，不賭錢，他是個好『兒子』，他有個很疼愛他的母親。我並不嫉妬你！）儘挑那種嘴上兩道的。這是記認。這一羣鴨子不是一家養的，主人相熟，一伙運過江來，攪亂了，現在再分開

各自出賣？對了，不會錯的，這個記認作得實在有道理。

江邊風大，立久了究竟有點冷，走罷。

剛才運那一車子雞的夫妻倆不知到了那里。一板車的雞，一籠一籠堆得高高的。這些雞算不算他們自己的？算他們的，該不壞了，很值幾文呢。看樣子似不大像，他們穿得可大不齊整。這是作活，不是上廟燒香，不是回娘家過節，用不着打扮，也許。這付板車未免太笨重了一點，車本身比那些雞一定重得多。——雖然空車子拉起來一定又覺得很輕鬆的。我起初真有點不平，這男人豈有此理，讓女人在前頭拉，自己提了兩個看起來沒有多大份量的蒲包在後頭自由自在的踱方步，你就在後頭推一把也不妨呀？父親不說甚麼，很關心的看他們過去。一直到了快拐彎的地方，我們一相視，心裏有同樣感動了。這一帶地怎麼那麼不平，那麼多的坑！車子拉動了之後，並不怎麼費力的，陷在坑裏要推上來才不容易。一下子歪倒了，趕緊上去救住，不

但要氣力，而且要機警靈活，壓着撞着都不輕。這下子，夠受的！他抵住了，然而一個輪子還是上不來。我們走過來，兩個老人也跑了過來。我上去推了一把，毫無用處，還是老人之一檢了一塊磚煞住一個老往後滑的輪子，那個男子（我現在覺得他很偉大，很敬佩他），發一聲喊，車上來了！不該走這條路的，該稍爲遶遶，旁邊不還稍爲平點麼。她是沒有看到？是想一衝衝過去的？他要發脾氣了，埋怨了！然而他沒有，不但臉上沒有，心裏也沒有。接過女人爲他拾回來的落掉的瓦塊帽子，揮一揮草屑，戴上，「難爲了，」又走了，車子吱吱扭扭拉了過去。我這才聽見，怎麼剛才車軸似乎沒有聲音呢？加點油是否好些？他那兩個蒲包裹是甚麼東西？雞食？路上「歪掉」的雞？兩包鹽？

我想起「打花鼓」，

這兩句老在我心裏唱，我一邊走，牠一邊唱，連底下那個「啊呢啵」。

這個「啊呢啵」一聲一聲的弄得我心裏很淒楚起來。小時雜在商賈販人中聽過廟戲多回，不知怎麼記得這麼兩句「一枝花」。後來翻查過戲譜，曾記誦過打花鼓全齣，可是一有甚麼感觸時仍是這兩句，沒頭沒腦的儘是哼哼。

這個記認作得實在很有道理。遍觀鴨子全身，還有甚麼其他地方可以作記認呢？不像雞，雞長大了毛已各各不同，養鷄人全都記得，在他們眼中世界上沒有兩隻同樣的雞，（『王婆罵雞』曲本中列雞色目甚繁夥貼當，可惜背不全了！）偷去殺了喫掉，剩下一堆毛，他認也認得清。小雞子則都給染了

顏色，在肩翅之間，或紅或綠。有老母雞領着，也不大容易走失。染了顏色不大好看，我小時頗不贊成，但人家養雞可不是爲的給我看的！鴨子麻煩，身上不能染紅綠顏色，牠要下水，整天浸在水裏顏色要褪。到一放大毛，普天之下的鴨子就只有兩種樣子了，公鴨，母鴨。所有的公鴨都一樣，所有的母鴨也全一樣。鴨子養在河裏，你家養，他家養，在河裏會面打仗時極多，雖然趕鴨人對自己的鴨有法調度，可是有時不免要混雜。可以作記認，一看就看出來的只有那張嘴。（沈石田畫鴨，總是把鴨嘴畫得比實際的要寬長些，看過他三幅有鴨子或專畫鴨子的畫，莫不如是。）上帝造鴨，沒有想到鴨嘴有這麼個用處罷。小鴨子，嘴嫩嫩的，刻起來大概很容易，用把小洋刀，鉗子，釘頭，或者隨便甚麼，甚至荆棘的刺，但沒有問題，養鴨人家一定專有一個甚麼東西，輕輕那麼一劃就成了。鴨嘴是角質，就像指甲似的沒有神經，刻起來不痛。刻過的，沒有刻過的，只要是一張嘴，一樣的喫

碎米，浮萍，蛆蟲，蝦蟇，貓殺子羅漢狗子小魚，鴨子們大概毫不在乎，不會有一隻鴨子發現了，呱呱大叫出來，『咦，老哥，你嘴上怎麼回事，雕了花？』想出這個主意的必然是個伶俐聰敏人。這四個漢子中那一個會發明出來，如果從前從未有過這麼一個辦法？那個紅臉小伙子眼睛生得很美，很撩人的，他可以去演電影。——不，還是魚裙瓦塊帽做鴨子生意！

然而那兩個老人是誰呢！

父親揭起煨罐蓋子看看，聞了聞氣味，『差不多了，』把一束葱放下，掇到另一小火的爐上悶起來，打汽爐子空出來蒸蟹。碗筷擺出來，兩個杯子裏酌滿了酒，就要喫飯了。酒真好，我十年來沒有喝過這樣好酒。父親說我來了這幾天，他比平常喝得要多些，我很喜歡。——

『那兩個年紀大的是誰？』

『怎麼，——你不記得了？』



我還以為我的話問得突兀，我們今天看見過好幾個老人，雖然同時看見，在一處的，只有那兩個；雖然父親跟他們招呼過，未必像我一樣對他們有興趣，一直存在心裏罷。他這一反問教我很高興，分明這是很值得記得的兩個人，我的眼睛沒有錯，他們確是有吸引人的地方的！我以為父親跟他們招呼時有種特殊的敬愛，也沒有錯，我一問，他即知道問的是誰。不問，大概父親也會談起的。

『一個是余老五。』

余老五！這我立刻就知道了，是高大，廣額方頰，一腮幫子白鬍子根的那個。剛才我就覺得似曾相識，那里看見過的，想來想去，找不到那個名字，我還以為又是把在另一處看過的一個老人的影子錯借來了。他是余老五，真不該忘記。近二十年了，我從前想過他若是老了該是甚麼樣子，正是這個樣子！難怪那麼面熟。他不該上這里來，若在家鄉街上，我能不認

得？——那個瘦瘦小小，目光精利，一小撮山羊鬍子，頭老微微揚起，眼角微有嘲諷痕跡，行動不像是六十幾的人，是——

「陸長庚。」

「陸長庚？」

「陸鳴。」

陸鳴！不過我只能說是知道他，那時候我還小。——不像余老五那是天天見得到的老街坊。

說是老街坊，余大房離我們家很有一截子路，地名大澹，已經是附郭最外一圈，是這條街的尾閘了。余大房是一個炕房，余老五在余大房炕房當師傅。他雖姓余，炕房可不是他開的，雖然他是這個炕房裏頂重要的一個人。老板或者是他一宗，恐怕相當遠，不大清楚了。大澹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

東北各鄉及下河縣城水道，而水邊有人家處亦稱大滄。這是個很動人的地方，風景人物皆極有佳勝處，產生故事極多。在這裡出入的，多是那種戴瓦塊氈帽繫魚裙朋友。用一個小船在河心裏順河而下，可以看到垂楊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間，高爽地段，常有一座比較齊整的房子，兩邊牆上粉得雪白，幾個黑漆大字，鮮明醒目，一望可見，夏大外頭多用蘆蓆搭一個涼棚，綠缸中漬着涼茶，冬天照例有賣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門口踢毽子，樹頂常飄有做會的紙旛或紅綠燈籠的，那是「行」。一種是鮮貨行，代客投牙買賣魚蝦水貨，荸薺慈菇，芋艿山藥，雞頭薏米，種種雜物。一種是雞鴨蛋行。雞鴨蛋行旁邊常常是一爿炕房。炕房無字號，多稱姓某幾房，似頗有古意，而余大房聲譽最著，一直是最大的一家。

余五整天沒有甚麼事情，老看他在街上逛來逛去，而且到那里提了他那把紫砂茶壺，坐下來就聊，一聊一半天。而且好喝酒，一天兩頓，一頓四兩。

而且好管閒事，跟他毫無關係的事，他也要擠上來說話。而且聲音奇大，這條街上一片茶館裏隨時聽見他的聲音。有時炕房裏差個小孩子來找他有事，問人看見沒有。答話人常是「看沒有看見，聽倒聽見的。再走過三家門面，你把耳朵豎起來，找不到，再回來問我。」他一年閒到頭，喫，喝，穿，用，全不缺。余大房養他。只有春夏之間，不大看見他影子了。

不知多少年沒有喫那種「巧蛋」了。巧蛋是孵小雞沒有孵出來的蛋。不知甚麼道理，常常有些小雞長不全，多半是長了一個小頭，下面還是個蛋，不過顏色已變，黃黃的，上面略有幾根毛絲；有的甚至連翅膀也全了。只是出不了壳。出不了壳，是雞生得笨，所以這種蛋也稱爲「拙蛋」，說是小孩喫不得的，喫了書念不好。可是通常反過來稱爲「巧蛋」了，念書的孩子也就馬馬虎虎准許喫了。雖然並不因爲帶一個巧字而鼓勵孩子喫。這東西很多人不喫的。因爲看上去有點發酥發麻，想一想也怪不舒服。這大概與性的不

潔觀念有點關係。對於不喫的人，我並不反對。有人很愛，到時候千方百計的去找。很慚愧，我是喫過的，而且只好老實說，味道很不錯。喫都喫過了，賴也賴不掉，想高雅也高雅不起來了。——喫巧蛋的時候，看不見余五了，清明前後，正是炕雞子的時候。接着，又得炕小鴨子，四月。

蛋先得挑一挑，那多是蛋行裏人責任，那一路，那一路收來的蛋，他們都分得好好的，雞鴨也有『種口』，那一種容易養，那一種長得高大，那一種下得蛋，他們全知道。分好了，剔一道，薄壳，過小，散黃，亂帶，日久，全不要。「亂帶」是繫着蛋黃的那道韌帶斷了，蛋黃偏墜到一邊去了，不那麼正正中的懸着了。

再就是炕房師傅的事了。在一間暗屋子裏，一扇門上開一個小圓洞，蛋放在洞上，閉一隻眼睛，睜一隻眼睛，反覆映着，謂之『照蛋』。第一次叫『頭照』。頭照是照『珠子』，照蛋黃中的胚珠，看受過精沒有，用他們說法，

是看有過公雞，或公鴨沒有。沒有過公雞公鴨的，出不了小雞小鴨。照完了，這就『下炕』了。下炕後三四天，（他們是論時辰的，不會這麼含糊，三四天是我的印象，）取出來再照，名爲『二照』，二照照珠子『發飽』沒有。頭照很簡單，誰都作得來，不用在門洞上，用手輕握如筒，蛋放在底下，迎着亮，轉來轉去，就看得出有沒有那麼圓圓的暈暈的一點影子了。二照比較要點功夫，胚珠是否隆起了一點，常常不容易斷定。二照剔下來的蛋拿到外頭賣，還是一樣，一點看不出是炕過的。二照之後，三照四照，隔幾天一次，三四照之後的蛋就變了。到知道炕裏蛋都在正常發育，就不再動牠，靜待出炕『上床』。

下了炕之後，不大隨便讓人去看。下炕那天照例三牲五事，大香大燭，燃鞭放炮，磕頭拜敬祖師菩薩，很隆重莊嚴。炕房一年就作一季生意，賺錢蝕本就看這幾天。但跟余五熟識，尤其是跟父親一起去，就可以走進炕邊看

看。所謂「炕」，是一口一口缸，裏頭塗糊泥草，下面不斷用火烘着。火要微微的，保持一定溫度。太熱了一炕蛋就都熟了，太小也透不進去。甚麼時候加點糠或草，甚麼時候去掉一點，這是余五職分。那兩天他整天不離開一步。許多事情不用他下手，他只須不時看一看，吩咐兩句話，有下手從頭照着作。余五這可顯得重要極了，尊貴極了，也謹慎極了，還溫柔極了。他說話細聲細氣，走路也輕輕的，舉止動作，全跟他這個人不相稱。他神情很奇怪，像總在諦聽着甚麼似的，怕自己輕輕咳嗽也會驚散這點聲音似的，聚精會神，身體各部全在一種沉緬，一種興奮，一種極度敏感之中。熟悉炕房情形的人，都說這行飯不容易喫，一炕下來，人要瘦一套，喫飯睡覺也不能馬虎一刻，這樣前前後後半個多月！從前炕房裏供余五抽煙的。他總是躺在屋角一張小床上抽煙，或者閉目假寐，不時就壺嘴喝一口茶，啞啞的說一句甚麼話。一樣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沒有，就憑他這個人，一個精細準確而

複雜多方的「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下意識來判斷一切。這才是目睹身驗着一個一個生命怎麼完成，多有意思事情！炕房裏暗暗的，暖洋洋的，空氣裏潮濡濡的，籠着一度曖昧含隱的異樣感覺，怔怔忡忡，纏綿持續，惶恐不安，一種懷春含情的感覺。余老五也真是有一種「母性」，雖然這兩個字不管用在從前一腮幫子黑鬍根子，現在一腮幫子白鬍根子的余五身上都似頗爲滑稽。

蛋炕好了，放在一張一張木架上，那就是「床」。床上墊棉花，放上去，不多久，就「出」了，小雞子一個一個啄破蛋壳，啾啾叫起來。聽到這聲音，老板心裏就開了花，而余五眼皮一搭拉，已經沉沉睡去了，小雞子在街上賣的時候，正是余五呼吸大睡的時候。——鴨子比較簡單，連床也不用，難的是雞。

賣小雞小鴨是很有意思的行業。小雞跟真正的春天一起來，氣候也暖



了，花也開了。而小鴨子接着就帶來了夏天。「春江水暖鴨先知，」說的豈是老鴨？然而老鴨多半養在家裏，在江水中游泳的似不甚多。畫春江水暖詩意畫出黃毛小鴨來，是極自然的，然而事實上大概是錯的。小雞小鴨都放在一個竹編淺簍有蓋大圓盒子裏賣，挑了各處走，似乎沒有吆喚的。一路走，一路啾啾的叫，好玩極了。小雞小鴨皆極可愛，小雞嬌弱伶仃，小鴨常傻氣固執。看她們竄跑跳躍，感到生命的歡欣。提在手裏，那點微微掙抗搔癢，令人心中心中砰砰然動，胸口癢癢的。

余大房何以生意最好？因為有一個余老五，余老五是這行的一個「狀元」。余老五何以是狀元？他炕出來的小雞跟別人家的擺在一起，來買的人一定買余老五的雞，他的小雞特別大。剛剛出炕的小雞剛從蛋裏出來，照理是一樣大小，不過是那麼重一個，然而余老五雞就能大些。上砵子稱，上下差不多，而看上去他的小雞要大一套！那就好看多了，當然有人買。怎麼

能大一套呢？他讓小雞的絨毛都出足了。雞蛋下了炕，比如要幾十個時辰，可以出炕了，別的師傅都不敢到那個最後限度，小雞子出得了，就取出來上床，生怕火功水氣錯了一點，一炕蛋整個的廢了，還是穩點罷，沒有胆量等。余五大概總比較多等一個半個時辰。那一個半個時辰是頂喫緊時候，半個多月功夫就在這一會現出交代，余五也疲倦到達到極限了，然而他比平常更覺醒，更敏銳。他那樣子讓我想起『火眼狻猊』，『金眼鵬』之類綽號，完全變了一個人，眼睛陷下去，變了色，光彩近乎瘋人狂人。脾氣也大了，動輒激惱發威，簡直碰他不得，專斷極了，頑固極了。很奇怪，他倒簡直不走近火炕一步，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烟，一句話也不說。木床綿絮準備得好的，徒弟不放心，輕輕來問一句『起了罷』搖搖頭，『起了罷？』還是搖搖頭，只管抽他的烟，這一會兒正是小雞放絨毛的時候。這是神聖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們趕緊一窩蜂取出來，簡直才放上床，就啾啾啾啾

的紛紛出來了。余五白掌炕以來，從未誤過一回事，同行中無不讚歎佩服，以爲神乎其技。道理是簡單的，可是人得不到他那種不移的信心。不是強作得來的，是天才，是學問，余五炕小鴨，亦類此出色。至於照蛋煨火等節目，是尤其餘事了。

因此他才配提了紫沙壺到處閒聊，一事不管，人家說不是他喫老板，是老板喫着他，沒有余老五，余大房就不成其爲余大房了，沒有余大房，余老五仍是一個余老五。甚麼時候他前脚踏出那個大門，後脚就有人替他那把紫沙壺接過去了，每一家炕房隨時都在等着他。從前每年都有人來跟他談的，他都用種種方法回絕了，後來實在麻煩不過，他開玩笑似的說「對不起，老板墳地都給我看好了！」

父親說，後來余大房常真托人在泰山廟，就在炕房旁邊，給他談過一小塊地，買成沒有買成，可不知道了。附近有一片短松林，我們從前老上那兒

放風箏，蠶豆花開得紫多多的，班鳩在叫。

照說，陸長庚是個更富故事性的人，他不像余五那麼質實樸素。余五高高大，方肩膀，方下巴，到處方，而陸長庚只能算是矮子裏的高人，屬於這一帶所說「三料個子」一型，眉毛稍爲有點倒，小小眼睛，不時眨動眨動，嘴唇秀小微薄而柔軟，透出機智靈巧，心竅極多，不過乍一看不大看得出來；不僅是他的裝束，舉止言詞亦帶着很重的農民氣質，安份，卑怯，愿謹，雖然比一般農民要少一點驚惶，而絕望得似乎更深些。就是這點絕望掩蓋而且塗改了他的輕盈便捷了。他不像余五那樣有酒有飯，有保障有寄托，他受的折磨、傷害、壓迫、饑餓、都多。他臉小，可是紋路比余五雜駁，寫出更多人性。他有太多沒有說出來的俏皮笑話，太多沒有浪費的風情，沒有安慰，沒有吐氣揚眉，沒有——我看我說得太逞興了，過了一點份！所以爲

此，只因為我有點氣憤，氣憤於他一定有太多故事沒有讓我知道。余五若是個爲人所敬重的人，他應當是那一帶茶坊酒座，瓜架豆棚的一個點綴，是一個爲人所喜愛的角色，可是我父親知道他那點事完全是偶然；他表演了那麼一回，也是偶然！

母親故世之後，父親覺得很寂寞無聊。母親葬在窰莊。窰莊我們有一塊地，這塊地一直沒有收成，沙性很重，種稻種麥，都不適宜。那麼一片地，每年只得兩担荒草作租穀，父親於是想闢成一個小小農場，試種棉花，種水果，種瓜。把莊房收回來，略事裝修，他平日即住在那邊，逢年過節，有甚麼事情才回來。他年輕時體格極強，耐得勞苦，凡事都躬親執役，用的兩個長工也很勤勉。農場成績還不錯。試種的水蜜桃雖然只開好看的花，結了桃子還不夠送人的，棉花則頗有盈餘，顏色絲頭都好，可是因爲好得超過標準，不合那一踏廠家機子用，後來就「再種」。至今政府物產統計表上產棉

項下，還列有繁莊地方，其實老早已經一朵都沒有了。不過父親一直還懷念那個地方，懷念那一段日子，他那幾年身體弄得很好，知道了許多事情，忘記了許多事情，從來沒有那麼快樂滿足過。我由一個女用人帶着，在舅舅家過，也有時到繁莊住幾天，或是父親帶我去或是我自己來了，事前連通知都不通知他！

那天我去，父親正在屋後園子裏給一棵梨杏接枝。這不是接枝的時候，不過是沒有事情作，接了玩玩。接枝實在是很好玩，兩種不同的樹木會連在一起生長，生長而又起變化，本來澀的會變甜了，本來粗子大的會有拳頭大，多神奇不可思議的事！他不知接了多少，簡直看見樹他就想接！手續很簡單，接完了用稻草一纏就可以了。不過雖是一根稻草，卻束得妥貼堅牢，不會鬆散。削切枝條的，正是這把角柄小刀，用了這麼些年了，還是刀刃若新發於硯。我來是請他回家過節，問他我們要不在這里過節好不好。而一

個長工來了：

「三爺，鴨都丟了！」

「怎樣都丟了？」

這一帶多河溝港汊，出細魚細蝦，是很適於養鴨地方。這塊地上老佃戶倪二，父親原說留他，可是他對種棉花不感興趣，而且怎麼樣也不肯相信從來沒有結過棉花地方會出棉花，這塊地向來只長蕎麥，胡蘿蔔，菜豆，紅毛草！他要退租，退租怎麼維生，他要養鴨；鴨從來沒有養過怎麼行，他說從前幫過人，多少懂一點；沒有本錢，沒有本錢想跟三爺借。父親覺得不能讓他再種紅毛草了，很對不起他，應當借給他錢。爲了好玩，父親也替他買了一百隻小鴨，貼他一點錢，由他代養。事發生手，他居然把一羣鴨養得不壞，父親高興，說：

「倪二，你不相信我種棉花，我也不相信你養鴨子，可是現在田裏是甚

麼，一朵一朵白的，那是甚麼？」

「是棉花。河裏一隻一隻肥的，是——鴨子！」

「事在人爲。明年我們換換手，你還是接這塊地種，現在你相信牠能出棉花了。我明年也來養鴨！」

父親是真有這樣意思的，地土適於植棉，已經證實，父親並沒有打算一直在這裡默下去，總得有人接過。後來田還是交給倪二了。可是因爲管理不善，結出來的朵子越來越伶仃了。鴨，父親可沒有自己去養，他是勸勸倪二也還是放棄水面，回到泥土，總覺得那不大適合他，與他的脾氣個性，甚至血統都不相宜，這好像有一種命定安排似的，他離不開生長紅毛草的這一片地，現在要來改行已經太晚了。人究竟不像樹木，可以隨便接枝。卽樹木，有些接枝也不能生長的。站在莊頭場上，或早或晚，沉沉霧靄。淡淡金光中，可以看到倪二嚼嚼吃吃趕着一大陣鴨子經過薄口，父親常常要搖頭。



「還是不成，不「像」！他自己以為幫人餵過食，上過圈，一窩鴨子又養得肥壯，得意得了不得，彷彿是老行家了，可是樣子總不大對。這些鴨子還沒有很認得他，服他、依他，他跟鴨子不能那麼完全是一家子似的。照理，都就要賣了，應當簡直不用拘束，那根篙子輕易不大動了。我沒有看見過趕鴨用這種神情趕鴨的！」

他把「神情」兩個字說得很重，彷彿神情是個甚麼可以拿在手裏揮舞的東西似的。倪二老實一點，可是我父親對他不能欣賞他是也可以感覺到的，倪二不服，他有他的話：

「三爺，您看！」

他的意思是就要八月中秋，馬上就可以趕到市上變錢，今年雞鴨上好市面，到那個時候倪二再說他當初爲甚麼要改業，看看倪二眼光如何，手段如何。父親想氣他一氣，說：

「倪二，你知道你手裏那根篙子有多重？人說篙子是四兩撥千斤，是不  
是只有四兩？」

這就非教倪二紅臉不可了，傷了他的心，他那根篙子搨得實在不頂遊刃  
得體，不夠到家。不過父親沒有說，怕太損了他的尊嚴。

養鴨是很苦的事。種田也是很苦的事，但那是另外一種苦。問養鴨人頂  
苦是甚麼，很奇怪的，他們回答「是寂寞」。這簡直不能相信了，似乎寂寞  
只是坐得太久，談得太多，抽煙喝茶度日的人才有的感情，「鄉下人」！會  
「寂寞」嗎？也許寂寞是人的基本感情之一，怕寂寞是與生俱來的，襁褓中  
的孩子如果不是確知父母在留心着自己，他不肯一個人睡在一間屋子裏。也  
可能這是穴居野處時對於不可知的一切來襲的恐懼心理的遺傳，人總要知覺  
到自己不是孤身的面對整個自然。種地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車水、薅草、播  
種、插秧、打場、施肥、有歌聲，有鑼鼓，有打罵調笑，相慰相勞，熱熱鬧

鬧，呼吸着人的氣息。而養鴨是一種遊離，一種放逐，一種流浪。一清早，天才露白，撐一個淺扁小船，才容一人起坐，叫作「鴨撇子」，手裏一根竹篙，竹篙頭上繫一個稻草把子或破芭蕉蒲扇，用以指揮鴨子轉變入陣，也用以划水撐船，就冷冷清清的離了莊子，到一片茫茫的水裏去了。一去一天，直到天壓黑，才回來。下雨天穿蓑衣，太陽大戴笠子，涼了多帶件衣裳，整個被人遺忘在這片水裏。『連個說說話的人都沒有』。這句話似極普通，可是你看看養鴨人的臉，聽起來就有無比的悲愁。在那麼空寥的地方，真是會引起一種原始的恐懼的，無助、無告、忍受着一種深入肌理，抽搐着腹肉，教人想嘔吐的絕望，『簡直要哭出來』！單那份厭氣就無法排遣，只有拚命叭達旱烟。遠遠的可以聽到一兩聲人聲，可是眼前是這些扁毛畜生！牛羊，甚至豬，都與人切身相關，可以產生感情，要跟鴨子談談心實在是很困難。放鴨的如果不是特別有心性，會自己娛悅，能弄一點甚麼東西在手上作伴，

心裏想想的，很容易變成孤癖怪物，冷漠而偏窄。父親覺得倪二旱煙癮越來越大，行動雖還沒看出甚麼改變，可是有點甚麼東西正在深重起來，無以名之，只有借用又是只通用於另一階級的名詞：犬儒主義。

可是鴨子肥得倪二歡喜，他看定了好利錢，這支持着他。

前兩天倪二說，要把鴨子趕去賣了，已經談好了，行用，卡錢，水腳，全算上，連底三倍利。就要趕，問父親那一百隻鴨怎麼說，是不是一起賣。父親關照他留三十隻，送送人，也養幾隻下蛋，他要自己家裏鴨子下兩個雙黃玩玩。昨天晚上想起來，要多留二十隻，今天叫長工去蕩裏跟倪二說一聲。

「鴨都丟了！」

倪二說要去賣鴨，父親問他要不要人幫一幫，怕他一個人對付不了。鴨子運起來，不像雞裝了籠子，仍是一隻小船，船上準備人的糧食，簡單行

李，鴨圈一大捲，人在船，鴨在水，一路迤迤透透的走。鴨子路上要喫，還是魚蝦水蟲，到了那頭才不瘦膘減分量，精神好看。指揮撥反全靠那根篙子。有人可以在大江裏趕十天半月，晚上找個沙洲歇一歇，這不是外行冒充得來的。

「不要！」

怕父親還要說甚麼，他偷偷準備準備，留下三十隻，其餘的一早趕過蕩，過白蓮湖，轉到大湖裏，到鄰縣城裏去了。長工一到蕩口，問人：

「倪二呢？」

「倪二在白蓮湖裏，你趕快去看看，叫三爺也去看看，——一趟鴨子全散了！」

白蓮湖是一口小湖，離窰莊不遠，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滓，荷花倒是紅的多。或散步，或乘船趕二五八集期，我們也常去的，湖邊港汊甚多，

密密的長着蘆葦。新蘆葦長得很高了。蓮蓬已經採過，荷葉顏色發了黑，多半全破了，人過時常有翡翠鳥衝過掠過，翠綠的一閃，疾速如箭，切斷人的思緒或低低的唱歌。

小船浮在岸邊，竹篙橫在船上，篙子頭上的破蒲扇不知那裏去了。倪二呢？坐在一個石轆轤上，手裏圍着他的瓦塊帽子，額頭上破了一塊皮，在一個人家晒場上，爲幾個人圍着，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現在，現在是下半天了，他一定還沒有喫過飯，跟這些鴨子奮鬥了半日。他的飯在船上一個布口袋裏，一袋子老鍋巴。他坐着不動，看不出他心裏甚麼滋味，不時頭忽然抖一抖。好像受了震動。——他的脖子裏的溝好深，一方格一方格的，顏色真紅，燒焦了似的。那麼坐着，腳恐怕要麻了，好儂相的腳！父親叫他：

「倪二。」

「三爺！」

他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了。——怎麼辦呢？

「去找陸長庚，他有法子。」

「哎，除非陸長庚。」

「只有老陸，陸鴨。」

陸長庚在那裏？

「多半在橋頭茶館。」

橋頭有個茶館，爲的鮮貨行客人，蛋客人，陸陳糧行客人，區裏，縣裏，黨部裏來的人談話講生意而設的，賣清茶，代賣煙紙，洋雜，針綫，香燭雞蛋糕，麻酥餅，七厘散，紫金錠，菜種，草鞋，契卷，小綠穎毛筆，金不換黑墨，何通記紙牌。這一帶閒散無事人常借茶館聚賭玩錢。有時紙牌，最爲文雅。有時麻雀，那付牌有一張紅中去了，配了牌九上一張雜七，這雜七

於是成爲桌上最關心的一張牌了。有時推牌九，下旁注的比坐下來拿牌的要多，在後頭呼嚕喝六，幫別人吶喊助威的更多。船從橋邊過，遠遠的就看到一堆興舊忘形的人頭人手，走過了一段，還聽得到『七七八八——不要九！』

『磨一點，再磨一點，天地遇牯牛，越大越封候！』呼聲。常在後來看斜頭胡的，有人指點過，那就是陸長庚，這一帶放鴨的第一手，渾號陸鴨，說他自己簡直就是一隻老鴨。——瘦瘦小小，神情總是在發愁的樣子。他已經多年不養鴨了，見到鴨就怕了，運氣不好，老是瘟。

『不要你多，十五塊洋錢。』

十五塊錢在從前很是一個數目了。許多人都因爲這個數目而回了回頭，看看倪二，看看陸長庚，桌面上頂大的注子是一吊錢三三四，天之九喫三道。

說了半天，講定了，十塊錢，看一家地打通喫，紅了一莊，方去。



「把鴨圈全拿好，倪二你會趕鴨子進圈的？我呸上來，你就趕，鴨子在水裏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這十塊錢太賺得不費力了！拈起那根篙子，撐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撲一氣，嘴裏嘖嘖咕咕不知叫點甚麼，嚇——都來了！鴨子四面八方，從蘆葦縫裏像來爭甚麼東西似的，拚命的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到他那隻小船的四圍來。本來平靜寥闊湖面，一時驟然熱鬧起來，全是鴨子，不知爲甚麼，高興極了，喜歡極了，放開喉嚨大叫，不停的把頭沒在水裏，翻來翻去。岸上人看到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來，連倪二都笑了，他笑得尤其舒服。差不多過齊了，篙子一抬，嘴子曼聲唱着，鴨子馬上又安靜起來，文文雅雅，擺擺搖搖，向岸邊遊來，舒閒整齊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貴「和」，這個字用來形容那些鴨子真恰切極了。他唱的不知是甚麼，彷彿鴨子都很愛聽，聽得很入神似的，真怪！

「一共多少隻？」

「三千多。」

「三千多少？」

「三千零四十二。」

他揀一個高處，四面一望。

「你數數，大概不差了。——嗨！你這裏頭怎麼來了一隻老鴨！是那一家養的老鴨教你裏來了！」

倪二分辯，分辯也沒有用，他一伸手撈住了。

「牠屁股一癢，就知道。新鴨子拉稀屎，過了一年的，才硬。鴨腸子搭頭的那裏有個小箍道，老鴨子就長老了。喫新鴨子，不喝酒，容易拉肚，就因為鴨腸子不老。裏了人家鴨自己還不知道，只知道多了一隻！」

「我不要你多，只要兩隻。送不送由你。」

怎麼小氣，也沒法不送他，他已經到鴨圈裏提了兩隻，一手一隻，拾了一拾。

「多重？」

他問人。

「你說多重？」

有人問他。

「六斤四，——這一隻，多一兩，六斤五。這一趟裏頂肥的兩隻。」  
不相信，那裏一兩也分得出，就憑手拾一拾？

「不相信，不相信拿稱來稱。稱得不對，兩隻鴨算你的；對了，今天晚上上你家裏喝酒。」

稱出來，一點都不錯。

「拾都用不着拾，憑眼睛看，說得出這一趟鴨一個一個多重。」

不過先得大叫一聲才看得出來。鴨身上有毛，毛蓬鬆着看不出來，得驚牠一驚，一驚，鴨毛就緊了，貼在身上了，這就看得出那一個肥那一個瘦。

『晚上喝酒了，在茶館裏會。不讓你費事，鴨先殺好。』

他刀也不用，一個指頭往鴨子三岔骨處一搗，兩隻鴨掙扎都不掙扎就死了。

『殺的鴨子不好喫，鴨子要喫嗆血的，肉才不老。』

甚麼事他都是輕描淡寫，毫不大驚小怪。說話自然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之中還是有一種對於自己的嘲諷，彷彿這是並不稀奇的事，而且正因為有這點本領，他才種種不如別人。他日子過得很不如意，種一點地，種的是豆子。『嫩媳婦種豆，』豆子是頂不要花工夫氣力的。從前放過鴨，可是本錢都蝕光了。鴨子瘟起來不得了，只要看見一個鴨搖一搖頭，就完了。還不像雞，雞瘟起來比較慢，滯得胡椒香油，還可以有點救。鴨，一個搖頭，個個搖

頭，馬上，都不動了。比在三岔骨上搗一指頭還快。常常一趙鴨子放到蕩裏，回來時只有自己一個人了。看着死，毫無辦法。陸長庚喫的鴨可太多了，他發誓，從此決不再養。

「倪老二，十塊錢不白要你的，我給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鴨圈起來過一夜，明天一早我來。三爺，十塊錢趕一趙鴨，不算頂貴噢？」

他知道這十塊錢將由誰來出。

當然，第二天大早他來時仍是一個陸長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輸得光光的。

「沒有！還剩一塊！」

這兩個人都老了，時候過起來真快。兩個老人怎麼會到這裏來了呢？現在在作甚麼呢？父親也不大清楚，我請父親給我打聽打聽，可是一直還沒

有信來。——忽然想起來，那個分鴨子的年青小伙子一定是兩老人之一的兒子，而且是另一老人的女婿。我得寫封信去問問。也順便問問父親房東家養在院子裏的那隻大公雞不知怎麼了。——這隻公雞，他們說牠有神經病，我看大概不是神經病。一窩小雞買進來時本來是十隻，次第都已死去，只剩下這個長命。不過很怪，常常牠會曲起一隻腳來亂蹦亂跳一氣，就像發了瘋似的。可能是抽筋，不過雞會抽筋麼？牠左腳有點異樣，腳趾全向裏彎，有點內八字，最外一個而且好像短了一截，可能是小時教甚麼重東西壓的。是這影響牠生理上有時不大平衡麼？父親說怕是受刺激太深，與牠的同伴的死有關，那當然是開玩笑。——哎喲，一年了，該沒有被殺掉風起來罷？這兩天正是風雞的時候。

## 邂逅

船開了一會，大家坐定下來。理理包篋，接起剛才中斷的思緒，回味正在進行中的事務已過的一段若干細節，想一想下一步驟可能發生的情形；沒有目的的擒縱一些飄忽意象；漫然看着窗外江水；接過茶房遞上來的手巾擦臉；掀開壺蓋給茶房沏茶；口袋裏摸出一張甚麼字條，看一看，又攔了回去；抽煙；打盹；看報；嘗味着透入臟腑的機器的渾沉的震顫，——震得身體裏的水起了波紋，一小圈，一小圈；暗數着身下靠背椅的一根一根木條；甚麼也不幹，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近乎是虛設的「在」那里；觀察，感覺，思索着這些，……各種生活式樣擺設在船艙座椅上，展放出來；若真實，又若空幻，各自爲政，沒有章法，然而爲一種甚麼東西範圍概括起來，賦之

以相同的一點顏色。——那也許是『生活』本身。在現在，即是『過江』，大家同在一條『船』上。

在分割了的空間之中，在相忘於江湖的漠然之中，他被發現了，像從一棵樹下過，忽然而發現了這里有一棵樹。他是甚麼時候進來的呢？他一定是剛剛進來。雖沒有人注視着艙門如何進來了一個人，然而全艙都已經意識到他，在他由動之靜，邁步之間有停止之意而終於果然站立下來的時候，他的進來完全成爲了一個事實。像接到了一個通知似的，你向他看。

你覺得若有所見了。

活在世上，你好像隨時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甚麼可以看一看的事。有時你疲疲困困，你的心休息，你的生命匍伏着像一條假寐的狗，而一到有甚麼事情來了，你醒豁過來，白日裏閃來了清晨。

常常也是一涉即過，清新的後面是沉滯，像一縷風。



他停立在兩個艙門之間的過道當中，正好是大家都放棄而又為大家所共有的一個自由地帶。——他爲甚麼不坐，有的是空座位。——你不準備坐，沒有坐的意思，他沒有從這邊到那邊看一看，他不是在那挑選那一張椅子比較舒服。他好像有所等待的樣子。——動人的是他的等待麼？

他脈脈的站在那里。在等待中總是有有一種孤危無助的神情的，然而他不放縱自己的情緒，不強迫人憐恤注意他。他意態悠遠，膚體清和，目色沉靜，不紛亂，沒有一點焦躁不安，沒有忍耐。——你疑心他也許並不等待着甚麼，只是他的神情總像在等待着甚麼似的而已。

他整潔，漂亮，頰長，而且非常的文雅，身體的態度，可欣可感，都好極了。難得的，遇到這樣一個人。

噯，——他是個瞎子，——他來賣唱，——他是等着這個女孩子進來，那是他女兒，他等待着茶房沏了茶打了手巾出去，（茶房從他面前經過時他

略爲往後退了退，讓他過去，）等着人定，等着一個適當的機會開口。

她本來在那裏的？是等在艙門外頭？她也進來得正是時候，像她父親一樣，沒有人說得出她怎麼進來的，而她已經在那裏了，毫不突兀，那麼自然，那麼恰到好處，剛剛在點兒上。他們永遠找得到那個千載一時的成熟的機緣，一點不費力。他已經又在許多紛紜褶曲的心緒的空隙間插進他的聲音，不知道甚麼時候，說了一句簡單的開場白，唱下去了。沒有跳踉呼喝，振足拍手，沒有給任何旅客一點驚動，一點刺激，彷彿一切都預先安排，這支曲子本然的已經伏在那裏，應當有的，而且簡直不可或缺，不是改變；是完成，不是反；是正，不是二，是一。……

一切有點出乎意外。

我高興我已經十年不經過這一帶，十年沒有坐這種過江的渡輪了，我才不認識他。如果我已經知道他，情形會不會不同？一切令我欣感的印象會不

存在？——也不，總有個第一次的。在我設想他是一種甚麼人的時候我沒有想出，沒有想到他是賣唱的。他的職業特徵並不明顯，不是一眼可見，也許我全心傾注在他的另一種氣質，而這種氣質不是，或不全是生成於他的職業，我還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來判斷，甚至設想他是何以為生的？如果我起初就發現——為甚麼剛才沒有，一直到他舉出來輕輕拍擊的時候我才發現他手裏有一付檀板呢？

從前這一帶輪船上兩個賣唱的，一個鴉片鬼，瘦極了，嗓子啞得簡直發不出聲音，咿咿的如敲破竹子；一個女人，又黑又肥，滿臉麻子。——他樣子不像是賣唱的？其實要說，也像，——賣唱的樣子是一個甚麼樣子呢？——他不滿身是那種氣味。腐爛了的果子氣味才更強烈，他還完完整整，好好的。他樣子真是好極了。這是他女兒，沒有問題。

他唱的甚麼？

有一回，那年冬天特別冷，雪下得大極了，河封住了，船沒法子開，我因事須趕回家去，只有起旱走，過湖，湖都凍得實實的，船沒法子過去，冰面上倒能走。大風中結了幾個伴在茫茫一片冰上走，心裏感動極了，抽一枝煙劃一枝洋火好費事！一個人劃洋火成了全隊人的事情。……（我掏了一枝煙抽，）遠遠看見那隻輪船凍在湖邊，一點活意都沒有，被遺棄在那兒，紅的，黑的，都是可憐的顏色。我們坐過牠很多次，天不這麼冷，現在我們就要坐牠的。忽然想起那兩個賣唱的。他們在那裏了呢，雪下了這麼多天了。沿河堤有許多小客棧，本來沒有甚麼人知道的，你想不到有那麼多，都有了生意了，近年下，起旱走路的客人多，都有事。他們大概可以一站一站的趕，十多里，二三十里，趕到小客棧裏給客人解悶去。他們多半會這麼着的。封了河不是第一次，路真不好走。一個人走起來更苦，他們其實可以結成伴。——哈，他們可以結婚！

這我想過不止一次了，頗有爲他們做媒之意。「結婚」，哈！但是他們一起過日子很不錯，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有個照應。可是怪，同在一路，同在一條船上賣唱，他們好像並沒有同類意識，見了面沒有看他們招呼過，談話中也未見彼此提起過，簡直不認識似的。不會，認識是當然認識的。利害相妨，同行妬忌，未必罷，他們之間沒有競爭。

男的鴉片抽成了精，沒有幾年好活了，但是他機靈，活絡得多，也皮賴，一定得的錢較多。女的可以送他葬，到時候有個人哭他，買一陌紙錢燒給他。——你是不是想男的可以戒煙，戒了煙身體好起來，不喝酒，不賭錢，做兩件新藍布大褂，成個家，立個業，好好過日子，同偕到老？小孩子！小孩子！——不，就是在一個土地廟神龕脚下安身也行，總有一點溫暖的。——說不定他們還會生個孩子。

現在，他們一定結伴而行了，在大風雪中挨着凍餓，挨着鴉片煙，十里

二十里的往前趕一家一家的小客棧了。小客棧裏鹹菜辣椒煮小鯽魚一盤一盤的冒着熱氣，冒着香，鍋裏一鍋白米飯。——今天米價是多少？一百八？

下來一半（路程）了罷？天氣好，風平浪靜。

他們不會結婚，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上頭去過。這個鴉片鬼不需要女人，這個女人沒有人要。別看這個鴉片鬼，他要也才不要這個女人！他骨幹肢體毀蝕了，走了樣，可是本來還不錯的，還起原來很有股子瀟灑勁兒。那樣的身段是能欣賞女人的身段，懂得風情的身段。這個女人沒有女人味兒！鴉片鬼老是一段「活捉張三郎」，擠眉瞪眼，伸頭縮脖子，誇張，惡俗，猥褻，下流極了。沒法子。他要抽鴉片。可是要是沒法子不聽還是寧可聽他罷。他聰明，他用兩枝竹篸丁丁當當敲一個青花五寸盤子，敲得可是神極了，濺跳酒潑，快慢自如，有聲有勢，活的一樣。他很有點才氣，適於幹這一行的，他懂。那個黑麻子女人拖把胡琴唱「你把那，冤枉事勒歐歐歐歐歐……」

實在不敢領教。或者，更壞，不知那里學來的一段黑風帕。這個該死的蠢女人！

他們秉賦各異，玩意兒不同，湊不到一起去。

真不大像是——這女孩子配不上他父親，——還不錯，不算難看，氣派好，莊靜穩重，不輕浮，現在她接她父親的口唱了。

有熟人懂得各種曲子的要問問他，他們唱的這種叫甚麼調子。這其實應當說是一種戲文，用的是代言體，上台彩扮大概不成罷，聲調過於逶迤曼長了。雖是兩人遞接着唱，但並非對口，唱了半天，仍是一個人口吻。全是抒情，沒有情節。事實自紅樓夢敷衍而出，黛玉委委屈屈向寶玉傾訴心事。每一段末尾長呼『我的寶哥哥兒來』，可是唱得含蓄低宛，居然並不覺得刺耳。頗有人細細的聽，凝着神，安安靜靜，臉上惻惻的，身體各部鬆弛解放下來，氣息深深，偶然舒一舒胸，長長透一口氣，紙煙灰燒出一長段，跌落

在衣襟上，碎了，這才霍然如夢如醒。有人低語：

「他的眼睛——」

「瞎子，雀盲。」

「哦——」

進門站下來的時候就覺得，他眼睛有點特別，空空落落、不大有光彩，不流動。可是他女兒沒有進來之先他向艙門外望了一眼，他一揚頭，樣子不像瞎眼的人。瞎眼人臉上都有一種焦急憤恨，眼角嘴角大都要變形的，雀盲尤其自卑，扭扭捏捏，藏藏躲躲，他沒有，他臉上恬靜平和極了。他應當是生下來就雙眼不通，不會是半途上瞎的。

女孩子唱的還不如他父親。——聽是還可以聽。

這段曲子本來跟多數民間流行曲子一樣，除了感傷，剩下就沒有甚麼東西了，可是他唱得感傷也感傷，一點都不厲害。唱得深極了，遠極了，素雅



極了，醜極了，細運輕輸，不枝不蔓，舒服極了。他唱的時候沒有一處搖擺動幌，臉上都不大變樣子，只有眉眼間略略有點悽愁，像是在深深思念之中，不像在唱。——啊不，是在唱，他全身都在低唱，沒有那一處是散渙叛離的。他唱得真低，然而不枯，不弱，聲聲勻調，字字透達，聽得清楚分明極了，每一句，輕輕的拍一板，一段，連拍三四下。女兒所唱，格韻雖較一般爲高，但是聽起來薄，鬆，含糊，嫵嫵的，她是受她父親的影響，摹倣父親而沒有其精華神髓，她儘量壓滅洗滌她的噪音裏的野性和俗氣，可是她的生命不能與那個形式蘊合；她年紀究竟輕，而且性格不夠。她不能沈緬，她心不專，她唱，她自己不聽。她沒有想跳出這個生活，她是個老實孩子。老實孩子，但不是沒有一些片段段的事實足以教她分心，教她不能全神貫注，入乎其中。

她有十七八歲了罷？有囉，可能還要大一點。樣子還不難看。臉寬寬

的，鼻子有一點塌，眼睛分得很開。搽了一點脂粉，胭脂顏色不好，桃紅的。頭髮修得很齊，梳得光光的，稍爲平板了一點，前面一個髮卷於是顯得像個筒子，跟後面頭髮有點不能相連屬。腰身粗粗的，眼前還不要緊，千萬不能再胖。站着能夠穩穩的，腿分得太開，腳不亂動，上身不扭，然而不僵，就算難得的了。她的態度救了她的相貌不少。她神色間有點疲倦，一種心理的疲倦。——她有了人家沒有？一件黑底小紅碎花布棉袍，青鞋，線襪，乾乾淨淨。——又是父親了，他們輪着來。她唱比較少，大概是父親唱兩段，女兒唱一段。

天氣真好，簡直沒有甚麼風。船行得穩極了。

誰把茶壺跟茶杯挨近着放，船震，輕輕的碰出瓷的聲音，細細的，像個金鈴子叫。——噯呀，叫得有點煩人！心裏不舒服，覺得噁心。——好了，平息了，心上一點雀斑。——讓牠叫去罷，不去管牠。

是不是這麼分的，一個兩段，一個一段？這麼分法有甚麼理由？要是倒過來，——現在這麼聽着挺合適，要是女兒唱兩段父親唱一段呢，這個佈局想像得出麼？兩種花色編結起來的連續花邊，兩朵藍的，間有一朵綠的，紫的，黃的，銀紅的，雜色的，——如果改成兩朵綠的一朵藍的呢？……甚麼藍的綠的，不像！幹甚麼用比喻呢，比喻不倫！——有沒有女兒兩段父親一段的時候？——分開了唱四段比連作唱三段省力。——兩個人比一個人唱好，有變化，不單調，起來復舒卷感，像花邊。——比喻是個陷阱，還是擇不開！——接口接得真好，一點不露痕跡，沒有奪佔，沒有縫隙，水流雲駐，葉落花开，相契莫逆，自在自在，當他末一聲的有餘將盡，她的第一字恰恰出口，不頷首，不送目，不輕輕咳嗽，看不出有一點點暗示和預備的動作。

他們並排站着，稍有一段距離。他們是父女，是師徒，也還是同伴。她唱得比較少，可是並不就是附屬陪襯。她並不多餘，在她唱的時候她也是獨

當一面，她有她的機會，他並不完全籠罩了她，他們之間有的是平等，合作時不可少的平等。這種平等不是力求，故不露暴，於是更圓滿了。——真的平等不包含爭取。父親唱的時候女兒閉着，她手裏沒有一樣東西，可是他能那麼安詳！她垂手直身，大方窈窕，有時稍稍迴首，看她父親一眼，看他的側面，他的手。——她腳下不動。

他自己唱的時候他拍板，女兒唱的時候他爲女兒拍板，他從頭沒有離開過曲子一步。他爲女兒拍板時也跟爲自己拍板時一樣。好像他女兒唱的時候有兩起聲音，一起直接散出去，一起流過他，再出去。不，這兩條路亦分亦合，還有一條路，不管是他和她所發的聲音都似乎不是從這里，不是由這個人，不是在我們眼前這個方寸之地傳來的，不復是一個現實，這兩個聲音本身已經連成一個單位。——不是連成，本是一體，如藕於花，如花於鏡，無所憑藉，亦無落著，在虛空中，在天地水土之間。……

女孩子眼睛裏看見甚麼了？一個客人袖子帶翻了一隻茶杯，殘茶流出來，漸成一線，伸過去，伸過去，快要到那個紙包了，——紙包裏是甚麼東西？——嘻嘻，好了，桌子有一條縫，茶透到縫裏去了——還沒有，——還沒有——滴下來了！這種茶杯底子太小，不穩，輕輕一偏就倒了。她一邊看，一邊唱，唱完了，還在看，不知是不是覺得有人看出了，有點不好意思，微低了頭，面色肅然。——有人悄悄的把放在桌上的香煙火柴放回口袋裏，快到了罷？對岸山淺淺的一抹。他唱完了這一段大概還有一段，由他開頭，也由他收尾。

完了，可是這次好像只有一段？女兒走下來收錢，他還是等在那兒。他收起檯板，斂手垂袖而立，溫文恭謹，含情脈脈，跟進來時候一樣。

他樣子真好極了。人高高的，各部分都稱配，均衡，可是並不偉岸，週身一種說不出來的優雅高貴。稍稍有點衰弱，還好，還看不出有病苦的痕

跡。總五十左右歲了。……今天是……十三，過了年才這麼幾天，風吹着已經似乎不同了。——他是理了髮過的年罷，髮根長短正合適。梳得妥妥貼貼，大大方方。頭髮還看不出白的。——他不能自己修臉罷？也還好，並不慘厲，而且稍爲有點陰翳於他正相宜，這是他的本來面目，太光滑了就不大像他了。他臉上輪廓清晰而固定，不易爲光暗影響改變。手指白白皙皙，指甲修得齊齊的。——乾淨極了！一眼看去就覺得他的乾淨。可是乾淨得近人情，乾淨得教人舒服，不蕭索，不乾燥，不冷，不那麼兢兢翼翼，時刻提防，覺得到處都懣，碰不得似的。一件灰色棉袍，剪裁得合身極了。布的。——看上去料子像很好？——是布的。不單是袍子，裏面襯的每一件衣褲也一定都舒舒齊齊，不破，不懣，沒有氣味，不窩囊着，不扯起來，口袋紐子都不殘缺，一件套着一件，一層投着一層，袖口一樣長短，領子差不多高低，邊對邊，縫對縫。……還很新，是去年冬天做的。——袍子似乎太厚

了一點，有點臃腫，減少了他的挺拔。——不，你看他的腮，他真該穿得暖些啊。他的胸，他的背，他的腰脅，都暖洋洋的，他全身正在領受着一重豐厚的暖意，——一脈近於歎息的柔情在他的臉上。

她順着次序走過一個一個旅客，不說一句話，伸出她的手，坦率，無邪，不踴促，不扭呢，不爭多較少，不潑刺，不糾纏，規規矩矩老老實實。——這女孩子實在不怎樣好看，她鼻子底下有顆痣。都給的。——有一兩個，她沒有走近，看樣子他也許沒有，然而她態度中並無輕蔑之意，不讓人不安。有的臉背着，或低頭扣好皮箱的鎖，她輕輕在袖子上拉一拉。——真怪，這樣一個動作中居然都包含一點賣弄風情，沒有一點冒昧。被拉的並不嗔怪，不聲不響，掏出錢來給她。——有人看着他，他臉一紅，想分辯，我不是——是的，你忙着有事，不是規避，誰說你小器的呢，瞧瞧你這樣的人，像麼，——於是兩人臉上似笑非笑了一下，眼光各向一個方向挪去。——這兩

個人說不定有機會認識，他們老早談過話了。——在澡堂裏，飯館裏，街上，隔若干日子，碰着了，他們有招呼之意，可是匆匆錯過了，回來，也許他們會想，這個人好面熟，那里見過的？——大概想不出究竟是那里見過的了罷？——人應當記日記。——給的錢上下都差不多，這也好像有個行情，有個適當得體的數目，切合自己生活，也不觸犯整個社會。這玩意兒真不易，夠學的！過到老，學不了，學的就是這種東西？這是老練，是人生經驗，是賈寶玉反對的學問文章，我的老天爺！——這一位，沒有零的，掏出來一張兩萬關金券，一時張皇極了，沒有主意，連忙往她手裏一攔，心直跳，轉過身來伏在船窗上看江水，他簡直像大街上摔了一大跤。——喂，別介，沒有關係。——差不多全給的。然而送給艙裏任何一位一定沒有人要，一點不是一個可羨慕的數目。——上海正發行房屋獎券，這裏頭一定有人買的，就快開獎了，你見過設計圖樣麼？——從前用銅子，賣唱的多用一個小藤冊



子接錢，投進去響響的響。

都收了，她回去，走近她父親，——她第一次靠着他父親，伸一個手給他，拉着他，他在前，他在後，一步一步走出去了。他是個瞎子。——我這才真正的覺得他瞎，看到他眼睛看不見，十分的動了心。他的一切聲容動靜都歸納攝收在這最後的一瞥，造成一個印象，完足，簡賅，具體。他走了，可是印象留下來。——他們是父女，無條件的，永遠的，沒有一絲縫隙的親骨肉。不，她簡直是他的母親啊！他們走了。……

「他們一天能得多少錢？」

「也不多——輪渡一天來回才開幾趟。夏天好，夏天晚上還有人叫到家裏唱。」

「那他們穿的？」

「曖——」

船平平穩穩的行進，太陽光照在船上，船在柔軟的江水上。機器的震動均勻而有力，充滿健康，充滿自信。艙壁上幾道水影的反光幌蕩。船上安靜極了，有秩序極了。——忽然亂起來，像一個災難，一個麻袋掙裂了，滾出各種果實。三個脚夫像天神似的跳到艙裏。——到了，下午兩點鐘。

